

封

神

傳

上海

文 明 書 局 印 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8837B

封神傳卷六

第五十一回 子牙劫營破聞仲

昔日行兵誇首相，今逢時數念應差。風雷陣設如奔浪，龍虎營排似落花。縱有黃河成個事，其如蒼赤更堪嗟。勸君莫待臨龍地，同向靈臺玩物華。話說二位天尊進陣，老子見衆門人似醉而未醒，沈沈酣睡，呼吸有鼻息之聲；又見八卦臺上，有四五個五體不全之人。老子嘆曰：可惜千載功行，一旦俱成畫餅！且說瓊霄見老子進陣來觀望，便放起金蛟剪去；那剪在空中，挺折如剪頭交頭，尾交尾，落將下來。老子在牛背上，看見金蛟剪落下來，把袖口望上一迎；那剪子如芥子一般，落於大海之中，毫無動靜。碧霄又把混元金斗祭起，老子把風火蒲團往空中一丟，喚黃巾力士將此斗帶上玉虛宮去。三位娘娘大呼曰：罷了！收吾之寶，豈肯干休？三位齊下臺來，仗劍飛來直取。難道天尊與他動手？老子將乾坤圖抖開，命黃巾力士將雲霄裹去了，壓在麒麟崖下。力士得旨，將圖裹去不提。且言瓊霄仗劍而來，元始命白鶴童子把三寶玉如意祭在空中，正中瓊霄頂上，打開天靈二道，靈魂往封神臺去了。碧霄大呼曰：

道德千年，一旦被你等所傷，誠爲枉修功行。用一口飛劍來取。元始天尊被白鶴童子一如意，把飛劍打落塵埃；元始袖中取一盒揭開蓋，丟起空中，把碧霄連人帶鳥裝在盒內。不一會，化爲血水；一道靈魂，也往封神臺去了。有詩爲證：

脩道千年島內成，慇懃日夜鍊無明；無端擺下黃河陣，氣化清風損六情。

話說三位娘娘已絕，菡芝仙同彩雲仙子還在八卦臺上看二位天尊。元始既破黃河陣，衆弟子都睡在地上。老子用中指一指，地下雷鳴一聲，衆弟子猛然驚醒；連楊戩、金木二吒，齊齊躍起，拜伏於地。老子乘牛轉出，回至蓬上。衆門人拜畢，元始天尊曰：「今日諸弟子削了頂上三光，消了胸中五氣，遭逢劫數，自是難逃。況今姜尚有四九之驚，爾等要往來相佐，再賜爾等縱地金光法，可日行數千里。又聞你等鎮洞之寶，俱裝在混元金斗內，命取來還你等。如今留南極仙翁破紅沙陣，我同道兄暫回玉虛宮，白鶴童子陪你師父同回須臾返駕，衆門人排班送二位天尊回駕。且說彩雲仙子怒氣不息，菡芝仙見破了黃河陣，退入老營，來見聞太師。太師已知陣破，玉虛門人都救回去，心中十分不安，忙具表遣官往朝歌求救；又發火牌，調三山關總兵官鄧九公，往麾下聽用。且說燃燈在蓬上，與衆道者默坐，南極仙翁打點破紅沙陣，子牙到九十九日上來，

見燃燈，口稱老師明日正該破陣。次日衆仙步行排班，南極仙翁、白鶴童兒至陣前，大呼曰：吾師來會紅沙陣主。張天君從陣裏出來，甚是兇惡，跨鹿提劍，殺奔前來。擡頭見是南極仙翁，張紹曰：道兄，你是爲善最樂之士，亦非破陣之流。此陣只怕你：

可憐修就神仙體，

若遇紅沙頃刻休。

話說南極仙翁曰：張紹，你不必多言。此陣今日該是我破，料你也不能久立於陽世。張天君大怒，縱鹿沖來，把劍往仙翁頂上就劈。傍有白鶴童子將三寶玉如意，赴面交還。來往未及數合，張天君掩一劍望陣中就走。白鶴童子隨後跟來，南極仙翁同入陣內。張紹下鹿上臺，把紅沙抓了數片，望仙翁打來。南極仙翁將五火七翎扇，把紅沙一搨，紅沙一去，影無蹤跡。張天君掇起一斗紅沙，望下一潑。仙翁把扇子連搨數搨，其沙去無影響。南極仙翁曰：張紹，今日難逃此厄。張紹欲待逃遁，早被白鶴童子祭起玉如意，正中張紹後心，打翻跌下臺來。白鶴童子手起一劍，卽時血染衣襟。正是：

未曾破陣先數定，

怎脫封神臺下來？

且說南極仙翁破了紅沙陣，白鶴童子見三穴內有人，南極仙翁發一雷，驚動哪吒。雷震子，俱將身一躍，睜開眼看見南極仙翁，知是崑崙山師尊來救護。哪吒急來扶武王，

武王已是死了；坐下逍遙馬，白日都壞了。燃燈在外面見破了紅沙陣，子牙催騎入陣來；看武王時，已是死了。子牙哭聲不止，燃燈曰：不妨，前日入陣時，有三道符印，護其前後心體。武王該有百日之災，吾自有處治。命雷震子背負武王屍骸，放在蓬下，用水沐浴；燃燈將一粒丹藥，用水研化，灌入武王口內。有兩個時辰，武王睜睛觀看，方知回生。見子牙衆門人立於左右，曰：孤今日又見相父也！子牙差左右聽用官，送武王回宮。且說燃燈與衆道者曰：列位道友，貧道今破十絕陣，與子牙代勞已完；衆位各歸府，只留廣成子，你去桃花嶺，聞仲不許他進佳夢關。又留赤精子，你去燕山，阻聞仲不許他進五關。二位速去。又留慈航道人，在此，以下請回。衆道人方纔出蓬欲去，忽雲中子至，燃燈請上蓬打稽首曰：列位道兄請了！衆道者曰：雲中子乃福德之仙也；今不犯黃河陣，真乃大福之士。雲中子曰：奉敕鍊通天神火，往絕龍嶺等候聞太師。燃燈曰：你速去，不可遲。雲中子去了。燃燈把印劍交與子牙，燃燈曰：我貧道也往絕龍嶺，助雲中子一臂之力，吾今去也。止留慈航同子牙在蓬上。子牙傳令，把麾下衆將調來，南宮适等齊至蓬前，見姜子牙行禮畢，立於兩旁。子牙傳：明日開隊，與聞太師共決雌雄。衆將得令不提。且說聞太師見十絕陣俱破，只等朝歌救兵，又望三山關鄧九公來助，與彩雲仙

子菡芝仙共議。二仙曰：不料三仙遭厄，兩位師伯俱下山，故有今日之挫；把吾截教，不如灰草。聞太師長吁一聲，忽聽得周營炮響，喊聲大震；來報曰：姜子牙請太師答話。聞太師大怒曰：吾不速拿姜尚報讎，誓不俱生！遂遣鄧辛張陶分於左右，二女仙齊出轅門，太師跨墨麒麟，如烟火而來。子牙曰：聞太師，你征戰三年有餘，雌雄未見，你如今再擺十絕陣否？傳令把弔著的趙江斬了。武吉把趙江斫在陣前。聞太師大叫一聲，提鞭冲殺過來；有黃天化催開玉麒麟，用兩柄銀鎚攔住。聞太師，菡芝仙在轅門，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縱步舉寶劍來助。聞太師，這壁廂楊戩縱馬搖鎗前來，敵住了菡芝仙。彩雲仙子見楊戩敵住了菡芝仙，仗劍冲殺過來；哪吒大喝一聲，休冲吾陣脚！登風火輪，戰住了彩雲仙子。鄧辛張陶四將齊出，這壁廂武成王黃飛虎南宮适武吉辛甲四將來迎。兩家這場大戰：

兩陣咚咚擂戰鼓，五色旛搖飛霞舞；長弓硬弩護轅門，鐵壁銅牆齊隊伍。聞太師九雲冠上火焰生，黃天化金鎖甲上霞光吐；女仙是大海波中戲水龍，楊戩子萬仞山前爭食虎。搜搜刀舉，好似金睛怪獸吐征雲；晃晃長槍，一似巨角蛟龍爭戲水。鞭來鎚架，銀花響亮迸寒光；鎗去劍迎，玉焰用風飄瑞雪。刀劈甲，甲中刀，如同山前猛虎

鬪狻猊，鎗刺盔，盔中鎗，一似深潭玉龍降水獸。使斧的天邊皓月皎光輝，使鏢的萬道長虹飛紫電。使鎗的紫氣照長空，使刀的慶雲籠頂上。有詩爲證：

大戰一場力不加，亡人死者亂如麻。只爲君王安社稷，不辨賢愚血染沙。

且說子牙大戰聞太師，菡芝仙把風袋抖開，一陣黑風捲起，不知慈航道人，有定風珠，隨取珠將風定住，風不能出。子牙祭起打神鞭，正中菡芝仙頂上護，打得腦漿迸出，死於非命。一道靈魂，往封神臺去了。彩雲仙子聽得陣後有響聲，回頭看時，早被哪吒一鎗，刺中肩甲，倒翻在地。復加一鎗，結果了性命，也往封神臺去了。武成王大戰張節，黃飛虎鎗法如神，大吼一聲，把張節一鎗，刺下馬來，靈魂也往封神臺去了。聞太師力戰黃天化，又見折了三人，無心戀戰，掩一鞭暫回老營。止有鄧忠、辛環、陶榮三將，見今日又損了張節，四將中又少了一人，十分不悅。且說子牙全勝回兵，慈航作辭回山。子牙進城，陞銀安殿，傳令衆將，用過午飯，上殿聽點。衆將領命。子牙進內殿，寫柬帖，直至午末未初，銀安殿上打聚將鼓響，衆將上殿參謁。聽令子牙令黃天化領柬帖令箭，又命哪吒領柬帖令箭，雷震子也領柬帖令箭。你們三路行，只須如此如此。子牙令黃飛虎等領兵五千，冲左哨；南宮适等領兵五千，冲右哨。又令金吒、木吒、龍鬚虎，冲轅門，四賢

八俊隨吾後隊接應。辛甲辛免太顛，閔天祁公尹公，領三千人馬，大呼曰：歸順西岐，有德之君，坐享安康；扶助成湯，無道之主，滅倫絕紀！早歸周地，不致身亡。先散開成湯人馬，以孤其勢。大功只在今晚可成。又令楊戩領三千人馬，先燒彼軍糧草，使彼軍不戰自亂。你如燒了糧草，截戰後，再往龍嶺，助雷震子成功。楊戩領令去訖，正是：

挖下深坑擒虎豹，

滿天張網等蛟龍。

不表子牙前來劫營，且言聞太師損兵折將，在帳中獨坐無言；猛然當中神目看見西岐一股殺氣，直冲中軍。太師笑曰：姜尚今日得勝，乘機劫吾大寨，急令鄧忠陶榮在左哨，辛環在右哨，吉立余慶領長箭手，守後營糧草。吾在中軍看誰進轅門。太師準備夜戰。當時天晚，日落西山，將近一鼓時分，子牙把衆將調出四面攻營。人馬暗暗到了成湯大轅門，左右有燈籠爲號。一聲信炮，三軍吶喊，鼓聲大振，殺氣齊起。怎見得這場夜戰：

征雲籠四野，殺氣鎖長空；天昏地暗，交兵霧慘雲愁，廝殺初時，戰鬪燈籠火把相迎；次後交攻，劍戟鎗刀亂刺，離宮不明，左右軍卒亂奔，坎地無光，前後將兵不正。昏昏沈沈月朧朦，不辨誰家宇宙；渺渺漫漫燈慘淡，難分那個乾坤。征雲緊護，拚命士卒

往來相持；戰鼓忙敲，捨死將軍紛紛對敵。東西混戰，劍戟交加；南北相持，旌旗掩映。狼烟火炮，似雷聲霹靂驚天；虎節龍旗，如閃電翻騰上下。搖旗小校，夤夜裏戰戰兢兢；播鼓兒郎，如履冰俱難措手。周兵勇猛，紂卒奔逃；只見滔滔流血坑渠滿，疊疊橫屍數里平。有詩爲證：

劫營功業妙無窮，三路冲營建大功；只爲武王洪福廣，名垂青史羨姜公。

話說子牙督前軍，冲開了七層圍子；一聲吶喊，殺進大轅門。聞太師忙上了墨麒麟，提鞭冲來，大呼曰：姜尙，今番與你定個雌雄！提鞭來取子牙仗劍交還；金吒在左，木吒在右，龍鬚虎發手放出石頭打將來，如飛蝗聚雨。成湯軍卒，如何招架得開？多是著傷。聞太師酣戰在中軍，黃飛虎殺進左營，有鄧忠陶榮大喝曰：黃飛虎慢來！黃家父子兵把二將困在左營。鄧忠抖精神，使開板斧；陶榮顯本事，雙鏑忙掄。二將大戰在左營，南宮适冲進右營，只見辛環大叫：南宮适休走！把肉翅飛起，西岐數將戰住。辛環燈毬火把，照耀如同白晝。黃昏廝殺，黑夜交兵；慘慘陰風，咚咚戰鼓。聞太師正征戰，子牙祭起打神鞭，聞太師當中神目看見，疾忙躲時，早中左肩臂。龍鬚虎發石亂打，三軍駐筈不定；大隊一亂，周兵吶喊，四面圍裹上來，聞太師如何抵擋得住。黃飛虎有四子，黃天祥等，

少年勇猛，勢不可當；展鎗如龍，擺尾轉換，似蟒翻身。陶榮躲不及，早被一鎗刺於馬下；鄧忠擋不住，只得敗走。辛環見周兵勢甚大，不敢戀戰；知鋒銳已挫，料不能取勝。又見後營火起，楊戩燒了糧草，軍兵一亂，勢不可解；只見火焰冲天，金蛇亂舞。周軍鑼鳴鼓響，只殺得鬼哭神號。聞太師大兵已敗，又聽得周兵四處大叫曰：西岐聖主，天命維新。紂王無道，陷害萬民。你等何不投西岐，受享安康？何苦用力，而爲獨夫自取滅亡！成湯軍士在西岐日久，又見八百諸侯歸周者甚衆，兵亂不由主將，一聲吶喊，走了一半。聞太師有力也無處使，有法也無處用；只見歸降者漫散而去，不降者且戰且走。且說周兵趕殺成湯敗卒，怎見得：

趕上將連衣剝甲，逞着勢順手奪槍。鑼鼓鼻凹，鎚打當胸；鑼鼓鼻凹，打的眉眼張開；鎚打當胸，洞見心肝肺腑。連肩拽背着刀傷，肚腹分崩遭斧剝；鎚打的利害，鎗刺的無情。着箭的穿袍透鎧，遇彈子鼻凹流紅；逢又俱喪魄，遇鞭碎天靈。愁雲慘慘黯天關，急急逃兵尋活路。

聞太師兵敗，且戰且走，辛環在空中，保護太師，鄧忠催住後隊。一夜敗有七十餘里，至岐山脚下，子牙鳴金收隊。正是：

三軍踴躍歡聲悅，

姜伯成功奏凱還。

話說聞太師兵敗岐山，收住敗殘人馬，點視止三萬有餘；太師又見折了陶榮，心中悶悶不語。鄧忠曰：太師如今兵回那裏？聞太師問：此處往那裏去？辛環曰：此處往佳夢關去。太師道：就往佳夢關去。催動人馬前進，可憐兵敗將亡，其威甚挫，着實沒興；一路上人人嘆息，個個吁嗟。人馬正行間，只見桃花嶺上一首黃旛，旛下有一道人，乃是廣成子。聞太師向前問曰：廣成子，你在此有甚麼事？廣成子答曰：特爲你在此等候多時；你今違天逆命，助惡滅仁，致損生靈，陷害忠良，是你自取滅亡。我今在此，也不與你爲讎，只不許你過桃花嶺，任憑你往別處去，便罷。聞太師大怒曰：吾今不幸兵敗將亡，敢欺吾太甚？催開墨麒麟，提鞭就打。廣成子撒步向前，用寶劍急架相還。未及三五合，廣成子取番天印祭於空中；太師一見，知印利害，撥轉麒麟，望西便走。鄧忠跟着太師退回。辛環曰：太師方纔怎的怕他，便自退兵？太師曰：廣成子番天印，吾等招架不住；若中此印，倘或無生，如何是好？且自避他，只如今不得過此嶺，却往那裏去？鄧忠曰：不若進五關往燕山去。太師只得調轉人馬，往燕山大路而來。太師曉行夜住，不一日，人馬行至燕山，猛然抬頭，見太華山上豎一首黃旛，赤精子立於旛下。太師催麒麟至前，赤精子

曰：來者乃聞太師，你不必往此燕山去。此處非汝行之地，吾奉燃燈命，在此阻你，不許你進五關。原是那裏來，還是那裏去。太師只急得三尸魂暴躁，七竅內生烟，大呼曰：赤精子，吾乃是截教門人，總是一道，何得欺吾太甚？我雖兵敗，拚得一死，定與你戰一場！豈肯擅自干休？將麒麟一夾，四蹄登開，使開金鞭，神光燦爛，赤精子抖動麻鞋，揮開寶劍，鞭劍相交，未及五七合，赤精子取陰陽鏡出來，不知聞太師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神仙佛祖，動卽言數；惟神聖能脩一己，以逃乎數。今燃燈子牙等，皆囿於數者，而子牙猶不能盡安於數，故見武王則哭，還有兒女氣。

第五十二回 絕龍嶺聞仲歸天

幾回奏捷建奇功，爭奈妖狐蔽聖聰；入國已無封諫表，到山應有淚江楓。
豈知夢魂烽烟絕？且聽哀猿夜月空；縱有丹心成往事，年年杜宇泣東風。
話說聞太師見赤精子拿出陰陽鏡，把麒麟一磕，跳出圈子外，往燕山下退去；赤精子也不來趕，太師氣得面黃氣喘，默默無言。辛環曰：太師兩條路，既不容行，不若還往黃花山，進青龍關去罷。太師沉吟良久曰：吾非不能遁回朝歌，見天子再整大兵，以圖恢

復；只人馬累贅，豈可捨此身行？只得把人馬調回，往青龍關大路而行；未及半日，見前邊一枝人馬，駐筈咽喉之處，聞太師傳令安營。不意前有伏兵，營不曾安定，只聽得一聲炮響，兩杆紅旗展動；哪吒腳踏風火輪，燃火尖鎗，大呼曰：聞太師休想回去，此處乃是你歸天之地！太師大怒，急得三隻眼睛射出金光，罵曰：姜尙欺吾太甚！此處埋伏着，不堪小輩欺藐天朝大臣，提鞭縱麒麟飛來直取，哪吒火尖鎗急架相還，鞭鎗併舉，一場大戰，只見：

陰霾迷四野，冷氣逼三陽。這壁廂旌旗耀彩，反令日月無光；那壁廂戈戟騰輝，致使兒郎喪膽。金鞭叱咤閃威風，神鎗出沒施妙用；聞太師忠心，三太子赤膽。只殺得空中無鳥過，山內虎狼奔；飛沙走石乾坤黑，播土揚塵宇宙昏。

話說聞太師與鄧忠、辛環、吉立、余慶，把哪吒裹在垓心；哪吒那裏懼他，使開一條鎗，怎見得利害，有讚爲證：

鎗是邠州鐵鍊成，一段鋼，落在能工手，造成丈八長；刺虎穿胸連樹倒，降魔鋒利似秋霜。大將逢之翻下馬，冲營躍陣士俱亡；展放光芒天地昏，吐吞寒霧日無光。

哪吒抖搜精神，酣戰五將，大叫一聲，把吉立刺於馬下；忙把風火輪登出陣來，取乾坤

圈祭在空中，正中鄧忠肩甲，翻下鞍轡，被哪吒復一鎗，結果了性命。一道靈魂俱往封神臺去了。聞太師見又折了鄧忠，立二將，十分懊惱，不覺失措，無心戀戰，奪路而走。哪吒大殺一陣，截斷後面一半人馬，願降者免死。衆兵齊告曰：願歸明主。哪吒得獲全勝，回西岐報功不題。且說聞太師兵敗前行，至晚檢點殘兵，不足一萬餘人。太師陞帳坐下，愧赧無地。自思曰：吾自征伐，未嘗挫銳；今日西征，致有片甲不存之辱。辛環在側曰：太師且請寬慰，勝負乃兵家之常，何必掛心？俟回朝再整大隊人馬，以復此仇，未遲。太師還當自己保重。次日，起人馬往黃化山進發；行至已牌時候，猛見前面紅旗招展，號炮喧天。見一將金甲紅袍，坐玉麒麟上，使兩柄銀鎚而來。大呼曰：奉姜丞相令，等候多時！今兵敗將亡，眼見獨力難支，天命已定；此處不降，更待何時？聞太師見黃天化攔住去路，大怒罵曰：好反叛逆賊！敢出此言欺吾！催開墨麒麟，單鞭力戰黃天化，鞭鎚相架，戰在陣前。但見：

兩陣鳴鑼擊鼓，三軍吶喊搖旗；
紅旛招展振天雷，畫戟輕翻豹尾。
這一個捨命沖鋒，扶社稷，那一個拚生慣戰定華夷；
不是你死我生不相離，只殺得日月無光天地迷。
話說二人交鋒，約有二三十回，有辛環氣沖斗牛，余慶怒髮沖冠，二將來助太師。黃天

化見二將來助戰，把玉麒麟跳出圈外就走；余慶不知好歹，隨後追來，黃天化掛下雙鎚，取火龍標回首一標，打下落馬而死，一魂進封神臺去了。辛環見余慶落馬，大叫一聲：「吾來了！」肉翅飛來，鎚鑽往頂上打來；辛環是上三路，黃天化鎚是短兵器，招架上三路，不好抵擋，把玉麒麟跳出圈子就走。這玉麒麟乃是道德真君坐，騎足有風雲，速如飛電；辛環不見機趕來，被黃天化將攢心釘發出，正中肉翅，辛環在空中弔將下來。聞太師見辛環失利，忙催動殘兵，往東南敗走；黃天化連勝二陣，也不追趕，領兵回西岐報功去了。且說聞太師見後無襲兵，領人馬徐徐而行，又見折了余慶，辛環帶傷，太師十分不樂，一路上思前想後。人馬行至晚間，有一座高山在前，但見山景淒涼，太師坐下，不覺兜底上心，自己吟詩嗟嘆：

回首青山兩淚垂，三軍悽慘更堪悲；
當時只道旋師返，今日方知敗卒疲。

可恨天時難預料，堪嗟人事竟何之！
眼前顛倒渾如夢，爲國丹心總不移。

話說聞太師作罷詩，神思不寧；三軍造飯，辛環整理，次日回兵。將近二更，只聽得山嶺上響聲大振，炮發如雷；聞太師出帳觀看，見山上是姜子牙同武王在馬上飲酒，左右諸將，用手指曰：「山下聞太師敗兵在此。太師聽說，性如烈火，上了墨麒麟，提鞭殺上山。」

來；只見一聲雷響，一人也不見了。聞太師乃是神目，左右觀看，又不見影跡；太師咬牙深恨，立騎尋思。忽然山下一聲炮響，人馬勢如雲集，圍困山下，只叫休走了！聞太師！太師大怒，催騎殺下山來，及至山下，一軍一卒俱無。太師喘息不定，方欲算卜，又見山頂上大炮響，子牙與武王拍手大笑而言曰：聞太師今日之敗，把數十年英雄盡喪於此；有何面目，再返朝歌？聞太師厲聲大罵：姬發匹夫，焉敢如此？縱騎復殺上山來，將至半山凹裏，猛然飛起雷震子，好兇惡，怎見得，有詩爲證：

兩翅飛騰起怪風，髮紅臉靛勢如熊；終南秘授神仙術，輔佐姬周立大功。

聞太師只顧山上，未防山凹裏飛起雷震子，一棍照聞太師打來；聞太師措手不及，叫聲不好！將身一閃，讓個空；不料那金棍正中墨麒麟後胯上，打得此獸竟爲兩段。太師跌下地來，隨駕土遁去了。辛環大叫曰：雷震子不要走，吾來了！肉翅飛起，來戰雷震子，不防楊戩暗祭哮天犬，一口把辛環的腿咬住了。雷震子一棍，正打着辛環頂門，死於非命，也往封神臺去了。雷震子獲功回西岐去了。且說聞太師失了坐騎，自思不好歸國；想吾二十萬人馬，西征大戰，三年有餘，不料失機，止存敗殘人馬數千，致有片甲無存之誚；連吾坐騎俱死，門人副將俱絕，又見辛環已死，隻影單形。太師落下土遁，默坐

沈吟半晌，仰天嘆曰：天絕成湯，當今失政，致天心不順，民怨日生，臣空有赤膽忠心，無能回其萬一，此豈臣下征伐不用心之罪也？太師坐到天明，復起身招集敗殘士卒，迤邐而行，又無糧草，人馬疲敝之甚，俱有飢色。猛然見一村舍，有簇人家，太師沈吟，飢不可行，乃命士卒向前去借一頓飯充飢。衆人向前觀看，果然好個所在。怎見得，有詩爲證：

竹籬密密，茅屋重重；參天野樹，迎門曲水。溪橋映戶，道傍楊柳綠依依。園內花開香馥馥，夕照西沈，處處山林喧鳥雀；晚烟出竈，條條道逕轉牛羊。正是那食飽雞豚眠屋角，醉酣鄰叟唱歌來。

話說軍士來至莊前，問裏面有人麼？忽然走出一位老叟，見是些敗殘士卒，忙問衆位：至小莊有何公幹？士卒曰：吾等非是別人，乃是跟成湯聞太師老爺，因奉敕伐周，與姜尙交兵，失機而回，借你一飯充飢，後必有補。那老人聽罷，忙道：快請太師老爺來！衆軍士回去，稟太師曰：前有一老人，專請老爺。太師只得緩步行至莊前，老人忙倒身下拜，口稱：太師，小民有失迎迓，望乞恕罪！太師亦以禮相答，老人忙躬身迎，請太師裏面坐。太師進裏面坐下，老人卽收拾飯，擺將出來。聞太師用了一餐，方收拾飯與衆士卒吃。

了，歇宿一宵。次日太師辭老叟問曰：你們姓甚麼？昨日攪擾你家，久後好來謝你。老人曰：小民姓李名吉。聞太師分付左右記了，離了此間，同些士卒，望青龍關大路而來。不覺迷蹤失徑，太師命軍士站住，觀看東西南北，忽聽林中伐木之聲，見一樵夫，太師忙命士卒向前問那樵子。士卒向前問曰：樵子，借問你一聲。樵子棄斧在地，上前躬身，口稱：列位，有何事呼喚士卒？曰：我等是奉敕征西的，如今要往青龍關去，借問你那條路近些？樵子用手一指，往西南上不過十五里，過白鶴墩，乃是青龍關大路。士卒謝了樵子，來報與聞太師。太師命衆人往西行，迤邐望前而走。不知這樵子乃是楊戩變化的，指點聞太師往絕龍嶺來。且說聞太師行過有二十里，看看至絕龍嶺，好險峻。但見：

巍巍峻嶺，峯嶺峯巒；溪深澗陡，石梁橋，天生險惡壁峭崖。懸虎頭石，長就雄威；奇松怪柏若龍蟠，碧落丹楓如翠蓋。雲迷霧障，山巔直透九重霄；瀑布奔流，潺湲一瀉千百里。眞個是鴉雀難飛，漫道是行人避跡。烟嵐障目，採藥仙童怕險；荆榛塞野，打柴樵子難行。胡羊野馬似穿梭，狡兔山牛如布陣。正是草迷四野有精靈，奇險驚人多惡獸。

話說聞太師行至絕龍嶺，方欲進嶺，見山勢險峻，心下甚是疑惑，猛擡頭見一道人，穿

水合道服，認的是終南山玉柱洞雲中子。聞太師慌忙上前問曰：道兄在此何幹？雲中子曰：貧道奉燃燈命在此等兄多時。此處是絕龍嶺，你逢絕地，何不歸降？聞太師大笑曰：雲中子，你把我聞仲當作稚子嬰兒，怎言吾逢絕地，以此欺吾？你我莫非五行之術，在道通知，你今如此戲我，看你有何法治我？雲中子曰：你敢到這個所在來？太師就行。雲中子用手發雷，平地下長出八根通天神火柱，高有三丈餘，長圓有丈餘；按八卦方位，乾坎艮震巽離坤兌。聞太師站在當中大叫曰：你有何術，用此柱困我？雲中子發手雷鳴，將此柱震開，每一根柱內，現出四十九條火龍，烈焰飛騰。聞太師大怒曰：離地之精，人人會遁；火中之術，個個皆能。此術焉敢欺吾？捏定避火訣，太師站在裏面。怎見得好火，有讚爲證：

此火非同凡體，三家會合成功；英雄獨占離地，渾同九轉施風。鍊成通天火柱，內藏數條神龍；口內噴烟吐燄，爪牙動處通紅。苦海煮乾到底，逢山燒得石空；遇木卽成灰燼，逢金化作長虹。燧人初出定位，木裏生來無蹤。石中雷火稀奇寶，三昧金光透九重；在天爲日通明帝，在地生烟活編氓。在人五臟爲心主，火內玄功大不同。饒君就是神仙體，遇我難逃眼下傾。

話說聞太師捏定避火訣，站於中間，在火內大呼曰：雲中子，你的道術，也只如此；吾不久居，我去也！往上一昇，駕遁光就走；不知雲中子豫將燃燈道人紫金鉢盂磕住，渾如一蓋蓋定，聞太師那裏得知往上一沖，把九雲烈焰冠撞落塵埃，青絲髮俱披下；太師大叫一聲，跌將下來。雲中子在外面發雷，四處有霹靂之聲，火勢凶猛；可憐成湯首相，爲國捐軀，一道靈魂，往封神臺來，有清福神祇，用百靈幡來引聞太師。太師忠心不滅，一點真靈，借風逕至朝歌，來見紂王，申訴此情。此時紂王正在鹿臺，與妲己飲酒；不覺一陣昏沈，伏几而臥。忽見太師立於傍邊，諫曰：老臣奉敕西征，屢戰失利，枉勞無功；今已絕於西土，願陛下勤修仁政，求賢輔國，毋肆荒淫，濁亂朝政；毋以祖宗社稷爲不足重，人言不足信，天命不足畏，力反前愆，庶可挽回。老臣欲再訴深情，恐難進封神臺耳。臣去也！逕往封神臺來，柏鑑引進其魂，安於臺內。且說紂王猛然驚醒曰：怪哉！異哉！妲己曰：陛下有何驚異？紂王把夢中事說了一遍。妲己曰：夢由心作，賤妾常聞陛下憂慮聞太師西征，故此有這個驚兆；聞太師豈是失機之士？紂王曰：御妻之言是矣。隨時就放下心懷。且說子牙收兵，衆門人都來報功；雲中子收了神火柱，與燃燈二人回山去不表。再講申公豹知聞太師絕龍嶺身亡，深恨子牙，往五嶽三山，尋訪仙客伐西岐，爲

聞太師報讎。一日遊至夾龍山飛雲洞跨虎飛來，忽見山崖上一小童兒跳耍。申公豹下虎來看此童兒，却是一個矮子，身不過四尺，面如土色。申公豹曰：那童兒是那家的？土行孫見一道人叫他，上前施禮曰：老師那裏來？申公豹曰：我往海島來。土行孫曰：老師是截教是闡教？申公豹曰：是闡教。土行孫曰：是吾師叔。申公豹問曰：你師是誰？你叫甚名字？土行孫答曰：我師是懼留孫，弟子叫做土行孫。申公豹又問曰：你學藝多少年了？土行孫答曰：學藝百載。申公豹搖頭曰：我看你不能了道成仙，只好修個人間富貴。土行孫問曰：怎樣是人間富貴？申公豹曰：據我看你，只好披蟒腰玉，受享君王富貴。土行孫曰：怎得能够？申公豹曰：你肯下山，我修書薦你，咫尺成功。土行孫曰：老師指我在那裏去？申公豹曰：薦你往三山關鄧九公處去，大事可成。土行孫謝曰：若得寸進，感恩非淺。申公豹曰：你胸中有何本事？土行孫曰：弟子善能地行千里。申公豹曰：你用個我看。土行孫把身子一扭，即時不見。道人大喜，忽見土行孫在土裏鑽上來。申公豹又曰：你師父有綱仙繩，你要去帶下兩根去，也成功的。土行孫曰：吾知道了。土行孫盜了師父懼留孫的綱仙繩，玉壺丹藥，逕往三山關來。不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聞太師征伐西岐，來時甚是雄威，及至敗回時，何其垂頭喪氣，固是子牙

諸人算無遺策，亦是聞公恃左道，諸人謀畫之不臧耳。如此觀之，邪不勝正，信然！又評：太師精忠報國，死不忘君，庶幾不愧大臣體統；但於絕龍嶺自恃道術以取敗，此其所以短也。

第五十三回 鄧九公奉敕西征

渭水滔滔日夜流，西岐征戰幾時休；漫言虎豹纔離穴，又見貔貅樹敵樓。

修德每愁糜白骨，荒淫反自咏金甌；豈知天意多顛倒，取次干戈不斷頭。

話說申公豹說反了土行孫下山，他又往各處去了。且說當日絕龍嶺逃回軍士，進汜水關報與韓榮，說知聞太師死於絕龍嶺，隨修表報進朝歌。有微子看報，忙進偏殿，見紂王行禮稱臣。王曰：朕無旨，王伯有何奏草？微子把聞太師的事啟奏一遍。紂王大驚，孤數日前慌忙之中，明明見聞太師在鹿臺奏朕，言在絕龍嶺失利。今日果然如此。紂王着實傷感。王問左右文武曰：太師新亡，點那一員官，定要把姜尚解朝歌，與太師報仇？衆官共議未決，有上大夫金勝出班奏曰：三山關總兵官鄧九公，前日大破南伯侯鄂順，屢建大功，若破西岐，非此人不克成功。紂王傳旨，速發白旄黃鉞，得專征伐；差官卽往，星夜不許停留，使命官王貞持詔往三山關來，且一路上馬行如箭，騎去如飛。

秋光正好，和暖堪行。怎見得有讚爲證：

千山水落蘆花碎，幾樹風揚紅葉醉；路迷烟雨故人稀，黃菊芬菲山色麗。水寒荷破人憔悴，白蘋紅蓼滿江干；落霞孤鶩長空墜，依稀黯淡野雲飛。玄鳥去，賓鴻至，嘹嘹嚶嚶驚人寐。

話說天使所過府州縣司，不止一日；其日到了三山關驛內安歇，次日到鄧九公帥府前。鄧九公同諸將等焚香接旨，開讀詔曰：

天子征伐，原爲誅逆救民；大將專闖外之寄，正代天行拯溺之權。爾元戎鄧九公累功三山關，嚴出入之防，邊烽無警；退鄂順之反叛，奏捷甚速，懋績大焉。今姬發不道，納亡招叛，大肆猖獗；累勸問罪之師，彼反抗軍而樹敵，致王師累辱，大損國威，深爲不法。朕心惡之！特敕爾前去，用心料理，相機進剿，務擒首惡，解闕獻俘，以正國典。朕決不惜茅土，以酬有功。爾其欽哉！毋負朕重託至意，故茲爾詔。

鄧九公讀畢，待天使等交代。王貞曰：新總兵孔宣就到不一日，孔宣已到；鄧九公交代完畢，點將祭旗。次日起兵，忽報有一矮子來下書。鄧九公令進帥府，見來人身不過四五尺長，至滴水簷前行禮，將書呈上。鄧九公拆書觀看，來書知申公豹所薦，乃是土行

孫效勞麾下。鄧九公見土行孫人物不好，欲待不留，恐申道友見怪；若要他用，不成規矩。沉吟良久，也罷。差他催糧，應付三軍。鄧九公曰：「土行孫既申道兄薦你，吾不敢負命。後軍糧草缺少，用你爲五軍督糧使。」命太鸞爲正印先行，子鄧秀爲副印先行，趙昇孫焰紅爲救應使，隨帶女兒鄧嬋玉，隨軍征伐。鄧元帥調人馬，離了三山關，往西進發，一路上旗旛蕩蕩，殺氣騰騰。怎見得：

三軍踴躍，將士熊羆；征雲并殺氣相浮，劍戟共旗旛耀日。人雄如猛虎，馬驟似飛龍；弓灣銀漢月，箭穿虎狼牙。袍鎧鮮明如錦簇，喊聲大振若山崩。鞭稍施號令，渾如開放三月桃花；馬擺閃鸞鈴，恍似搖綻九秋金菊。威風凜凜，人人咬碎口中牙；殺氣騰騰，個個睜圓眉下眼。真如猛虎出山林，恰似天王離北闕。

話說鄧九公人馬在路，也行有個月；一日來到西岐，哨探馬報入中軍。啟元帥，前面乃西岐東門，請令定奪。鄧九公傳令安營。怎見得：

營安八卦，旛列五方；左右擺攢攢簇簇軍兵，前後排密密層層將佐。拐子馬緊挨鹿角，連珠砲密護中軍；正是刀鎗白映三冬雪，砲響聲高二月雷。

鄧九公安下行營，放砲吶喊。且說西岐子牙，自從破了聞太師，天下諸侯響應；忽探馬

報入相府，三山關鄧九公人馬駐筍東門。子牙聞報，謂諸將曰：鄧九公其人如何？黃飛虎在側，啓曰：鄧九公將才也！子牙笑曰：將才好破，左道難破。且言鄧九公次日傳令：那員戰將先往西岐，見頭陣走遭？帳下先行官太鸞應聲願往，調本部人馬出營，排開陣勢，立馬橫刀，大呼搦戰。探事馬報入相府：有將請戰。子牙問左右：誰見頭陣？有南宮适領令，提刀上馬，吶喊搖旗，冲出城來；見對陣一將，面如活蟹，海下黃鬚，坐烏騅馬。怎見得，有讚爲證：

頂上金冠飛雙鳳，連環寶甲三鎖控；腰纏玉帶如團花，手執剛刀寒光迸。錦囊暗帶七星鎚，鞍轡又把龍泉縱；大將逢時命卽傾，旗開拱手諸侯重。三山關內大先行，四海聞名心膽痛。

話說南宮适大呼曰：來者何人？太鸞答曰：吾乃三山關總兵鄧麾下正印先行太鸞是也。今奉敕西征討賊，爾等不守臣節，招納叛亡，無故造反，恃強肆暴，壞朝廷之大臣，藐天朝之使命，殊爲可恨！特命六師，剿除叛惡，爾等可下馬受縛，解往朝歌，盡成湯之大法，免生民之倒懸。如再執迷，悔之無及。南宮适笑曰：太鸞，你知聞太師，魔家四將，張桂芳等，只落得焚身斬首，片甲不歸；料爾等米粒之珠，光明不大，蠅翅飛騰，去而不遠，速

速早回免遭屠戮。太鸞大怒，催開紫驂，手中刀飛來，直取南宮适。縱騎合扇刀，急架相還。兩馬相交，一場大戰，來往衝突，破搗花腔，戰鼓搖碎，錦繡旗旛。來來往往，有三十回合。南宮适馬上逞英雄，展開刀勢，抖搜精神，倍加氣力。太鸞怒發，環眼雙睜，把合扇刀賣一個破綻，叫聲着！一刀劈將下來。南宮适因小覷了太鸞，不會在意。見一刀落將下來，南宮适着忙叫聲不好！將身急閃過，那刀把護肩甲吞頭削去半邊，纓繩割斷數寸。把南宮适嚇得魂飛天外，大敗進城。太鸞趕殺周兵，得勝回營。見鄧九公曰：今逢南宮适大戰，被末將刀劈護肩甲吞頭，不能梟首，請令定奪。鄧九公曰：首功居上，雖不能斬南宮适之首，已挫周將之銳。且說南宮适進城，至相府，回見子牙，且言失利，幾乎喪師辱命。子牙曰：勝敗軍家之常，爲將務要見機，進則可以成功，退則可以保守無虞。此乃爲將之急務也。次日，鄧九公傳令調五方隊伍，大壯軍威，砲聲如雷，三軍踴躍，喊殺振天，來至城下，請姜子牙答話。探事馬報入相府，子牙分付辛甲先調大隊人馬出城，吾親會鄧九公。西岐連珠砲響，兩扇門開，一簇人馬擁出。鄧九公定睛觀看，只見兩桿大紅旗飄飄而出，引一隊人馬，分爲前隊，有穿紅周將，壓住陣腳。怎見得人馬雄偉，有詩爲證：

旗分離位列前鋒，朱雀迎頭百事凶；
鐵騎橫排衝陣將，果然人馬似蛟龍。
三聲炮響，又見兩杆青旗，飛揚而出；引一隊人馬，立於左隊，有穿青周將，壓住陣脚。怎見得人馬鷹揚，有詩爲證：

青龍旗展震宮旋，短劍長矛次第先；
更有冲鋒窩裏炮，追風須用火攻前。
三聲號炮，又見兩桿白旗，虎揚而出；引一隊人馬，立於右隊，有穿白周將，壓住陣脚。怎見得人馬勇猛，有詩爲證：

旗分兌位虎爲頭，戈戟森森列敵樓；
硬弩強遮弓戰士，中藏遁甲鬼神愁。
鄧九公對諸將曰：姜尙用兵，真個紀律嚴明，甚得形勢之分。果有將才。再看時，又見兩杆飛舞而出，引一隊人馬，立於後隊，有穿黑周將，壓住陣脚。怎見得人馬齊整，有詩爲證：

坎宮玄武黑旗旛，鞭鏑爪鎚襯鐵轡；
左右救應爲第一，鳴金擊鼓任頻敲。
又見中央擺列杏黃旗，在前引着一大隊人馬，攢簇五方八卦旗旛，衆門人一對對排，鷹翅而出；有二十四員戰將，俱是金盔金甲，紅袍畫戟，左右分十二騎。中間四不相上，端坐子牙，甚是氣概軒昂，兵威嚴肅。怎見得，有詩爲證：

中央戊己號中軍，寶纛旗開五色雲，十二牙門排將士，元戎大帥此中分。話說鄧九公看子牙兵按五方而出，左右顧盼，進退舒徐，紀律嚴肅，井井有條，兵威甚整；真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不覺點首嗟嘆，果然話不虛傳，無怪先來將士損兵折將，真勁敵也！乃縱馬向前言曰：姜子牙請了子牙，欠身答曰：鄧元帥，卑職少禮。鄧九公曰：姬發不道，大肆猖獗，你乃是崑崙山明士，爲何不知人臣之禮，恃強叛國，大敗綱常，招亡結黨，法紀安在？及至天子震怒，興師問罪，尙敢逆天拒敵，爾必有大敗之愆，不守國規，自有戮身之苦。今天兵到日，急早下馬受縛，以免滿城生靈塗炭，如抗吾言，那時城破被擒，玉石俱焚，悔之晚矣！子牙笑曰：鄧將軍，你這篇言詞，真如癡人說夢！今天下歸周，人心效順，前數次兵來，俱全軍覆沒，片甲無存。今將軍將不過十員，兵不足二十萬，真如羣羊鬪虎，以卵擊石，未有不敗者也。依吾愚見，不若速回兵馬，轉達天聽，言我周並未有不臣之心，各守邊境，真是美事。若是執迷不悟，恐蹈聞太師之轍，那時噬臍何及？鄧九公大怒，謂諸將曰：似此賣麵編籬小人，敢觸犯天朝大將，不殺此村夫，怎消此恨？縱馬舞刀，飛來直取。子牙左有武成王黃飛虎，催開五色神牛，大呼：鄧九公，不得無禮！鄧九公見黃飛虎罵曰：好反賊！敢來見吾？二騎交加，刀鎗並舉，黃飛虎鎗法如龍，鄧九

公刀法似虎。二將相交，一場大戰。怎見得有讚爲證：

二將恃強無比賽，各守名利誇能幹；一個赤銅刀舉盪人魂，一個銀蟒飛驚鬼怪。一個冲營斬將勢無倫，一個捉虎擒龍誰敢對？生來一對惡凶神，大戰西岐爭世界。話說鄧九公戰住黃飛虎，左哨哪吒見黃飛虎戰鄧九公不下，忍不住，登開風火輪，搖鎗助戰。成湯營中鄧九公長子鄧秀縱馬冲來，這壁廂黃天化催開玉麒麟截戰。太鸞舞刀冲來，武吉搖鎗抵住；趙昇使方天戟殺來，這裏太顛攔住；孫炤紅冲殺過來，有黃天祿接住。兩家混戰好殺，只殺得天昏地暗，旭日無光；骨碌碌戰鼓忙敲，響噹噹兩家兵器。怎見得有賦爲證：

二家混戰，士奔卒騰；衝開隊伍勢如龍，砍倒旗旛雄似虎。兵對兵，將對將，各分頭目使深機；鎗迎鎗，箭迎箭，兩下交鋒乘不意。你往我來，遭著兵刃命隨傾；顧後瞻前，錯了心神身不保。只殺得征雲黯淡，兩家將佐眼難明；那裏知怪霧瀾漫，哨探兒郎尋隊伍。正是英雄惡戰不尋常，棋逢敵手難分解。

話說兩家大戰西岐城下，哪吒使開火尖鎗，助黃飛虎協戰鄧九公。九公原是戰將，抖搜神威，展開大刀，精神加倍。哪吒見鄧九公猛勇，暗取乾坤圈打來，正中九公左臂上；

打了個骨斷皮開，幾乎墜馬。周兵見哪吒得勝，吶了一聲喊，殺奔過來；太顛不防，趙昇把口一張，噴出數尺火來，燒得焦頭爛額，險些兒落馬。兩家混戰一場，各自收兵。且說九公敗進大營，聲喚不止，疼痛難禁，晝夜不安。且說子牙進城，回至相府，見太顛帶傷，命去調養不表。且言鄧九公在營，晝夜不安；有女嬋玉見父著傷，心下十分懊惱。次日，嬋玉請安，稟爹爹且自調理，待女孩兒爲父親報仇。鄧九公曰：「吾兒須要仔細。」小姐隨點本部人馬，至城下請戰。子牙坐在銀安殿，正與衆將議事，忽報成湯營有一女將討戰。子牙聽報，沈吟半晌，傍有武成王言曰：「丞相千場大戰，未嘗憂懼；今聞一女將爲何沈吟不決？」子牙曰：「用兵有三忌：道人、頭陀、婦女；此三等，非是左道，定有邪術。彼仗邪術，恐將士不隄防，誤被所傷，深爲利害。」哪吒應聲出口：「弟子願往。」子牙分付小心。哪吒領命，上了風火輪，出得城來，果見一女將滾馬而至。怎見得，有讚爲證：

紅羅包鳳髻，繡帶扣瀟湘；一瓣紅蓮桃寶鏡，更現得金蓮窄窄；兩灣翠黛拂秋波，越覺得玉溜沈沈。嬌姿嫵娜，慵拈鉞指好輪刀；玉手菁葱，懶傍妝臺騎劣馬。桃臉過紅，羞答答通名問姓；玉貌薇狼，嬌怯怯奪利爭名。漫道佳人多猛烈，只因父子出營來。有詩爲證：

甲冑無雙貌出奇，嬌羞嫵娜更多姿；只因誤落凡塵裏，至使先行得結褵。
哪吒大呼曰：女將慢來！鄧嬋玉問曰：來將是誰？哪吒答曰：吾乃是姜丞相麾下哪吒是也。你乃五體不全婦女，焉敢陣前使勇？況你係深閨弱質，不守家教，露面拋頭，不譏羞愧！料你縱會兵機，也難逃吾之手！還不回營，另換有名上將出來。嬋玉大怒：你就是傷吾父親讎人，今日受吾一刀！切齒面紅，縱馬使雙刀來取。哪吒火尖鎗架相還。二將往來戰未數合，鄧嬋玉想：吾先下手為強，把馬一拍，掩一刀就走。吾不及你。哪吒點頭嘆曰：果然是個女子！不耐大戰，竟往下趕來！趕未及三五箭之地，鄧嬋玉扭頸回見哪吒趕來，掛下刀，取五光石，拿在手中，回手一下，正中哪吒臉上。正是：

發手五光出掌內，

縱是神仙也皺眉。

話說鄧嬋玉回手一石，正打中哪吒面上，只打得傅粉臉青紫，鼻眼皆平，敗回相府。子牙看見哪吒面上著傷，乃問其故。哪吒曰：弟子與女將鄧嬋玉戰未數合，那賤人就走；弟子趕去，要拿他成功，不防他回首一道光華，却是一塊石頭，正中臉上，打得如此狼狽。子牙曰：追趕必要小心。旁有黃天化言曰：爲將之道，身臨戰場，務要眼觀四處，耳聽八方。難道你一塊石頭，也不曾招架，被他打傷？今恐土星打斷，就破了相，一生俱是不

好。把哪吒氣得怒冲斗牛。今日失機著傷，又被黃天化一場取笑。且說鄧婁玉進營，見父親回話，說打傷哪吒一事。鄧九公聞言，甚是懽喜，其如疼痛難禁。次日，婁玉復來搦戰，探馬報入相府。子牙問：誰去走一遭？黃天化曰：弟子原往。子牙曰：須是仔細。天化領令，上了玉麒麟，出城列陣。鄧婁玉馬走如飛，上前問曰：來將何名？黃天化曰：吾乃開國武成王長男黃天化是也。你這賤人，可是昨日將石打傷吾道兄哪吒？是你麼？不要走！舉鎚就打，女將雙刀劈面來迎。二人鎚刀交架，戰未數合，撥馬就走。婁玉高聲叫曰：黃天化，你敢來趕我？黃天化在坐騎上思想：吾若不趕他，恐哪吒笑話我。只得催開坐騎，往前趕來。鄧婁玉聞腦後有聲，掛下雙刀，回手一石，黃天化急待閃時，已打在臉上，比哪吒分外打得狠。掩面逃回，進相府來回令。子牙見黃天化臉著重傷，仍問其故。你如何不隄防？天化曰：那賤人回馬就是一石，故此未及防備。子牙曰：且養傷痕。哪吒在後聽得黃天化失機，從後走出言曰：爲將要眼觀四處，耳聽八方；你連一女將如何也失手與他？被他打斷山根，一百年還是晦氣。黃天化怒曰：你爲何還我此言？我出於無心，你爲何記其小忿？哪吒亦怒曰：你如何昨日辱我？彼此爭論，被子牙一聲喝，你兩個爲國，何必如此？二人各自負愧，退入後寨不提。且說鄧婁玉得勝回營，見父親言打了黃

天化敗進城去了。鄧九公雖見連日得勝，但臂膊疼痛，度日如年。次日，鄧嬋玉又來城下請戰，探馬報入相府曰：有女將在城下搦戰。子牙曰：誰去走一遭？楊戩在傍對龍鬚虎曰：此女用石打人，師兄可往，吾當掠陣。龍鬚虎曰：弟子願往。楊戩壓陣，子牙許之。二人出城。鄧嬋玉一見城裏跳出一個東西來，自從不曾見的，怎見得有詩爲證：

發石如飛實可誇，龍生一種產靈芽；
運成雲水歸周主，鍊出奇形助子牙。
手似鷹隼足似虎，身如魚鱗髯如蝦；
封神榜上無名姓，徒建奇功與帝家。

話說鄧嬋玉見城內跳出個古怪東西來，嚇得魂不附體，問曰：來的甚麼東西？龍鬚虎大怒曰：賤人！吾乃姜丞相門徒龍鬚虎，便是。嬋玉又問：你來做甚麼？龍鬚虎曰：今奉吾師之命，特來擒你。鄧嬋玉不知龍鬚虎發有石，只見龍鬚虎把手一放，照着鄧嬋玉打來，有磨盤大小的石頭，兩隻手齊放，便如飛蝗一般，只打得遍地灰土迸起，甚如霹靂之聲。嬋玉馬上自思：此石來得利害，若不仔細，便打了馬也是不好，撥回馬就走。龍鬚虎趕來，嬋玉回頭一看，見龍鬚虎趕來，嬋玉回手一石打來；龍鬚虎見石子打來，把頭往下一躲。頸子長，灣將過來，正中頸子窩兒骨，把龍鬚虎打的扭着頸子跑。嬋玉復打一石，龍鬚虎獨足難立，打了一交；鄧嬋玉勒轉馬來，要取龍鬚虎首級，不知性命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南宮适乃周名將，亦自輕敵，幾爲太鸞所算；況其他者乎！天下事俱不可忽略，故詩之頌文王曰：小心翼翼。夫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武侯自曰：先帝知臣謹慎，此皆檢束身心妙諦，凡人當取爲式。又評：哪吒、黃天化俱仙門高弟，以一語互相嘲誚，不但不成將軍品格，算來俱是兒女心腸，真可噴飯！

第五十四回 土行孫立功顯耀

征西將士有奇才，縮地能令濁土開；
劫寨偷營如掣電，飛書走檄若轟雷。
貪趨相府幾亡命，恐失佳期被所媒；
總是君明天自愛，英謀奇略盡成灰。
話說楊戩見鄧嬋玉回馬飛來，要殺龍鬚虎，楊戩大呼曰：少待傷吾師兄！馬走如飛，搖鎗來刺，嬋玉只得架鎗，兩馬相交，未及數合，嬋玉便走，楊戩隨後趕來。嬋玉又發一石，正中楊戩，打的臉上火星迸出，往下愈趕得緊了。他不知楊戩有無限騰挪變化，嬋玉見馬勢趕得甚急，忙發一石，又中楊戩臉上，只當不知。嬋玉正是著忙，楊戩祭起哮天犬，把鄧嬋玉頸子上一口，連皮帶血咬去了一塊；嬋玉負痛難忍，幾乎落馬，大敗進營。

叫喊不止。鄧九公又見女兒著傷，心下十分不爽，納悶在帳，切齒深恨。哪吒且說楊戩救了龍鬚虎，回見子牙，子牙見龍鬚虎又著石傷，雖然楊戩哮天犬傷了鄧嬋玉，子牙心中也自不悅。當日鄧九公父女著傷，日夜煎熬。四將在營商議：今主將帶傷，不能取勝。西岐奈何？正議論間，報有督糧官土行孫等令。內帳傳出令來，土行孫上帳，不見主帥，問其原故。太鸞備言其事。土行孫進帳，來見鄧九公問安。九公說被哪吒打傷肩臂，筋斷骨折，不能全愈。今春奉旨來征西岐，誰知如此？土行孫曰：主將之傷不難，末將有藥。忙取葫蘆裏一粒金丹，用水研開，將烏翎搽上，真如甘露沁心，立時止痛。土行孫又聽得帳後有婦女嬌怯悲慘之聲，土行孫問曰：裏面是何人呻吟？九公曰：是吾女嬋玉，也被着傷。土行孫又取出一粒金丹，如前取水研開，扶出小姐，用藥敷上，立時止痛。鄧九公大喜。至晚帳內擺酒待土行孫，衆將共飲。土行孫請問鄧九公與姜子牙見了幾陣？九公曰：屢戰不能取勝。土行孫笑曰：當時主將肯用吾征時，如今平服西岐多時了！九公暗想：此人必定有些本事，他無有道術，申公豹決不薦他，也罷。不若把他改作掛印先行。彼時酒散，次日陞帳。九公謂太鸞曰：將軍今把先行印讓土行孫掛了，使他早能成功。回師奏凱，共享皇家天祿，無使遷延日月何如？太鸞曰：主帥將令，末將怎敢有

違況土行孫早能建功，豈不是美事？情願讓位。忙將正印交代土行孫。當時掛印施威，領本部人馬殺奔西岐城下，厲聲大呼曰：「只叫哪吒出來答話！」子牙正與諸將商議，忽報商營有將搦戰，坐名要哪吒答話。子牙命哪吒出城。哪吒登風火輪來至陣前，只管瞧不見將官，只管望營裏看。土行孫其身只高四尺有餘，哪吒不曾往下看。土行孫叫曰：「來將何人？」哪吒方往下一看，原來是個矮子，身不過四尺，拖下一根鐵棍。哪吒問曰：「你是甚麼人，敢來大張聲威？」土行孫曰：「吾乃鄧元帥麾下先行官土行孫是也。」哪吒曰：「你來作何事？」土行孫曰：「奉令特來擒你。」哪吒大笑不止，把鎗往下一戳，土行孫把棍往上迎來；哪吒登風火輪使開鎗，展不開手。土行孫矮，只是前後跳；把哪吒殺出一身汗來。土行孫戰了一回，跳出圈子，大叫曰：「哪吒，你長我矮，你不好發手，我不好用功；你下輪來，戰個輸贏。」哪吒想一想：「這矮匹夫自來取死。」哪吒從其言，忙下輪來，把鎗來挑土行孫身子矮小，鑽將過去，把哪吒腿上打了一棍。哪吒急待轉身，土行孫又往後面，又把哪吒跨子上又打兩棍。哪吒急了，纔要用乾坤圈打他，不防土行孫祭起網仙繩一聲響，把哪吒平空拿去了，望轅門下一擲，把哪吒縛定。怎能得脫此厄？正是：

飛雲洞裏仙繩妙，

不怕蓮花變化身。

話說土行孫得勝回營，見鄧九公回報生擒哪吒，鄧九公令來，只見軍卒把哪吒擡來，放在丹墀下。鄧九公問曰：「如何這等拿法？」土行孫曰：「各有秘授。」鄧九公想一想，意欲斬首；但思奉詔征西，今獲大將，解往朝歌，使天子裁決，更尊天子之威，亦顯出征元戎之勇。傳令把哪吒拘於後營，令軍政司上土行孫首功，營中治酒慶功。且說報馬進相府，報說哪吒被擒一事，子牙驚問探馬：「如何擒去？」掠陣官啓曰：「只見一道金光，平空的就拿去了。」子牙沈吟：「又是甚麼異人來了？」心下鬱鬱不樂。次日，報土行孫請戰，子牙曰：「何人會土行孫？」塔下黃天化應聲而出，願往。子牙許之。天化上了玉麒麟，出城看見土行孫，大喝曰：「你這縮頭畜生，焉敢傷吾道兄？」舉手中鎚，照頂門打來。土行孫鑿鐵棍左右來迎，鎚打棍寒風凜凜，棍迎鎚殺氣騰騰。戰未數合，土行孫盜師父懼留孫，細仙繩，在這裏亂拿人，不知好歹，又祭起細仙繩，將黃天化拿了，如哪吒一樣，也拘在後營。哪吒一見黃天化，也如此拿將進來，就把黃天化激得三屍神暴跳，大呼曰：「吾等不幸，又遭如此陷身。」哪吒曰：「師兄不必着急，命該絕地，急也無用，命若該生，且自寧耐。且說子牙又聞得拿了黃天化，子牙大驚，心下不樂，相府兩邊亂騰騰的議論不表。且言土行孫得了兩功，鄧元帥治酒慶賀。夜飲至二更，土行孫酒後狂談，自恃道術，誇張曰：「元帥若

早用末將，子牙已擒，武王早縛，成功多時矣！鄧九公見土行孫連勝兩陣，擒拿二將，故此深信其言。酒至三更，衆將各回寢帳，獨土行孫還吃酒。九公失言曰：「土將軍你若早破西岐，吾將弱女贅公爲壻。」土行孫聽得此言，滿心歡喜，一夜躊躇不睡。且言次日，鄧九公令土行孫早早立功，旋師奏凱，朝賀天子，共享千鍾。土行孫領命，排開陣勢，坐名要姜子牙答話。報馬報進相府來，子牙隨卽出城，衆將在兩邊，見土行孫跳躍而來，大呼曰：「姜子牙，你乃崑崙之高士，吾特來擒你，可早早下馬受縛，無得使我費手。」衆將官那裏把他放在眼裏，齊齊大笑。子牙曰：「觀你形貌，不入衣冠之內，你有何能，敢來擒吾？」土行孫不由分說，將鐵棍劈面打來，子牙用劍架隔，只是撈不着他。如此往來，未及三五合，土行孫祭起細仙繩，子牙怎逃此厄？細下騎來。土行孫士卒來拿，這邊將官甚多，齊奮勇沖出，一聲喊，把子牙搶進城去了。惟有楊戩在後面，看見金光一道，其光正而不邪，嘆曰：「又有些古怪！且說衆將搶了子牙進相府來，解此繩解不開，用刀割此繩，且陷在肉裏，愈弄愈緊。」子牙曰：「不可用刀割，早已驚動武王，親自進相府來看，問相父安，看見子牙這等光景，武王垂淚言曰：『孤不知有何罪？』天子屢年征伐，竟無寧宇，民受倒懸，軍遭殺戮，將逢陷穽，如之奈何？相父今又如此受苦，使孤日夜惶悚不安。」楊戩在

旁仔細看這繩子，卻是網仙繩；自己沈吟，必是此寶。正慮之間，忽報有一道童要見丞相。子牙道：請進來。原來是白鶴童子至殿前，見子牙口稱：師叔，奉老師法牒，送符印，將此繩解去。童兒把符印在繩頭上，用手一指，那繩即時落將下來。子牙忙頓首向崑崙崑崙拜謝老師慈憫。白鶴童子回宮不表。且說楊戩對子牙曰：此是網仙繩。子牙曰：豈有此理？難道懼留孫反來害我？決無此說。正疑惑之間，次日土行孫又來請戰。楊戩應聲而出。弟子願往。子牙分付小心。楊戩領令，上馬提鎗出來。土行孫曰：你是何人？楊戩曰：你將何術網吾師叔？不要走！搖鎗來取。土行孫發棍來迎。鎗棍交加，楊戩先自留心，看他端的。未及五七合，土行孫祭網仙繩來拿楊戩，只見光華燦爛，楊戩已被拿了。土行孫命士卒擡着楊戩，纔到轅門一聲響，擡塌了，弔在地下；及至看時，乃是一塊石頭。衆人大驚。土行孫親自觀看，心甚驚疑。正沉吟不語，只見楊戩大呼曰：好匹夫！焉敢以此術惑吾？搖鎗來取。土行孫只得復身迎戰。兩家殺得長短不一。楊戩就把哮天犬祭在空中。土行孫看見，將身子一扭，即時不見。楊戩看了，便駭然大驚曰：成湯營裏若有此人，西岐必不能取勝。凝思半晌，面有憂色。回進相府。子牙看見楊戩這等面色，忙問其故。楊戩答曰：西岐又添一患！土行孫善有地行之術，奈何這道不可不防。這是一件，沒有

遮欄的；若是他暗進城來，怎能準備？子牙曰：有這樣事！楊戩曰：他前日拿師叔，據弟子看，定是網仙繩。今日弟子被他網着，我留心着意，仔細定睛，還是網仙繩，分毫不差。待弟子往夾龍山虎龍洞去探問一番，何如？子牙曰：此去甚遠，且防他目下進城。楊戩亦不敢再說。且說土行孫回營來見，鄧九公問曰：今日勝了何人？土行孫把擒楊戩之事，說了一遍。九公曰：但願早破西岐，旋師秦凱，不負將軍得此大功也。土行孫暗想：不然，今夜進城，殺了武王，誅了姜尚，眼下成功，早成姻眷，多少是好？土行孫上帳言曰：元帥不必憂心，末將今夜進西岐，殺了武王姜尚，領二人首級，回來進朝報功。西岐無首，自然瓦解。九公曰：怎得入城？土行孫曰：昔日吾師傳吾有地行之術，可行千里。如進城，有何難事？鄧九公大喜，治酒與土將軍賀功，晚間進西岐，行刺武王子牙不表。且言子牙進府，慮土行孫之事，忽然一陣怪風刮來，甚是利害。怎見得，有讚爲證：

淅淅蕭蕭，飄飄蕩蕩；淅淅蕭蕭，飛落葉，飄飄蕩蕩，捲浮雲。松柏遭摧折，波濤盡浮渾；山鳥難棲，海魚顛倒。東西鋪閣，難保門窗脫落；前後屋舍，怎分戶牖欹傾？真是無蹤無影，驚人膽，助怪藏妖出洞門。

子牙在銀安殿上，見大風一陣，刮得來響一聲，把寶纛旛一折兩段；子牙大驚，忙取香

案焚香爐內，將八卦搜求吉凶。子牙鋪下金錢，便知就裏，大驚拍案曰：「不好！命左右忙傳請武王駕至相府。衆門人慌問其故，子牙曰：『楊戩之言，大是有理，方纔風過甚，凶主土行孫，今晚進城行刺。命府前大門懸三面鏡子，大殿上懸五面鏡子，今晚衆將不要散去，俱在府內嚴備看守，須弓上弦，刀出鞘，以備不虞。』少時，諸將披執上殿，只見門官報入：『武王駕至！』子牙忙率衆將接駕，至殿內行禮畢，武王曰：『相父請孤有何見諭？』子牙曰：『老臣今日訓練衆將六韜，特請大王筵宴。武王大喜，難得相父如此勤勞，孤不勝感激；只願干戈寧息，與相父共享安康也。』子牙忙令左右安排筵席，待武王飲宴，只是談笑軍國重務，不敢說土行孫行刺一節。且說鄧九公飲酒至晚，時至初更，土行孫辭鄧九公衆將，打點進西岐城。鄧九公與衆將立起，看土行孫把身子一扭，杳然無蹤無跡。鄧九公撫掌大笑曰：『天子洪福，又有這等高人輔國，何愁禍亂不平？』且說土行孫進了西岐，到處找尋，來至子牙相府，只見衆將弓上弦，刀出鞘，侍立兩旁。土行孫在下面立等，不得其便，只得伺候。且說楊戩上殿來，對子牙悄悄道了幾句，子牙許之子牙先把武王安在密室，着四將保駕，子牙自坐殿上，運用元神，保護自己不提。且言土行孫在下面，久等不能上手，心中焦躁起來，自思也罷，我且往宮裏殺了武王，再來殺姜子牙。

不遲。土行孫離了相府，來尋皇城，未走數步，忽然一派笙簧之音，猛擡頭看時，已是內宮，只見武王同妃嬪奏樂飲宴，土行孫見了大喜。正所謂：

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用工夫。

話說土行孫喜不自勝，輕輕蹲在底下等候，只見武王曰：且止音樂，況今兵臨城下，軍民離散，收了筵席，同回宮安寢。兩邊宮人隨駕入宮，武王命衆宮人各散，自同宮妃解衣安寢，不一時，已有鼻息之聲。土行孫把身子鑽將上來，此時紅燈未滅，舉室通明。土行孫提刀在手，上了龍床，揭起帳幔，搭上金鈎。武王合眼朦朧睡去，酣眠正熟。土行孫只一刀，把武王割下頭來，往床下一擲，只見宮妃尙閉目齁睡不醒。土行孫看見妃子臉似桃花，異香撲鼻，不覺動了慾心，乃大喝一聲：你是何人，兀自熟睡？那女子驚醒，問曰：汝是何人，夤夜至此？土行孫曰：吾非別人，乃成湯營中先行官土行孫是也。武王已被吾所殺，爾欲生乎？欲死乎？宮妃曰：我乃女流，害之無益，可憐赦妾一命，感恩非淺。若不棄賤妾貌醜，收爲婢妾，得侍將軍左右，銘德五內，不敢有忘。土行孫原是一位神祇，怎忘愛慾？心中大喜也罷。若是你心中情願，與我暫效魚水之歡，我便赦你。女子聽說，滿面堆下笑來，百般應諾。土行孫不覺情逸，隨解衣上床，往被裏一趨，神靈飄蕩，用手

正欲樓抱女子，只見那女子雙手反把土行孫樓住一束，土行孫氣兒也嘆不過來，叫道：美人略鬆着些，那女子大喝一聲：好匹夫！你把吾當誰？叫左右拿住了土行孫。三軍吶喊，鑼鼓齊鳴，土行孫及至看時，原來是楊戩，土行孫赤條條的不能展掙，已被楊戩擒住。此是楊戩智擒土行孫。楊戩將土行孫夾着走，不放手，沿着地，若是沿着地，他就走了。土行孫自己不好看相，只是閉著眼。且說子牙在銀安殿，只聞金鼓大作，殺聲振地，問左右那裏殺聲？只見門官報進相府，啓丞相，楊戩智擒了土行孫。子牙大喜，楊戩夾着土行孫在府前聽令，子牙傳令進來，楊戩把土行孫赤條條的夾到簷前來。子牙一見，便問楊戩：你拿將成功，這是如何光景？楊戩夾着土行孫，答曰：這人善能地行之術，若放了他，沿了地就走了。子牙傳令：拿出去斬了！楊戩領令方出府，子牙批行刑箭出，楊戩方轉換手來用刀斬他；土行孫往下一掙，楊戩急搶時，土行孫沿土去了。楊戩面面相覷，來回子牙曰：弟子只因換手斬他，被他掙脫沿土去了。子牙聽說，默然不語。此時丞相府吵嚷了一夜不表。且說土行孫得生，回至內營，悄悄的換了衣裳，來至營門聽令。鄧九公傳令，命土行孫來至帳前，鄧九公問曰：將軍昨夜至西岐，功業如何？土行孫曰：子牙防守嚴緊，分毫不能下手，故此守至天明空回。鄧九公不知所以原故，也

自罷了。且說楊戩上殿來，見子牙曰：弟子往仙山洞府，訪問土行孫是如何出處，將緇仙繩問個下落。子牙曰：你此去又恐土行孫行刺，你不可遲誤。事機要緊。楊戩曰：弟子知道。楊戩領令離了西岐，往夾龍山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土行孫器宇易盈，舉其對鄧九公之言，何其渺視西土也？不知子牙帳下，有多少智術之士，豈在土行孫之下？真所謂初生之犢不懼虎，不過以管窺天，井中之量耳。只鄧九公竟以女許之，可稱爲真愛才，真爲國，予不覺三復斯言。又評：或曰土行孫幸有地行之術，不然，幾爲貪色所敗，可不辜負鄧九公一片熱心。這等真真該一棒打煞！予曰：若是如此，今日當不得打。

第五十五回 土行孫歸服西岐

藏身匿影總無良，水到渠成着甚忙？背卻天真貪愛慾，有違師訓逐疆場。
百千伎倆終歸正，八九元功自異常；兩國始終成好合，認由月老定鸞凰。
話說楊戩借土遁，往夾龍山來，正駕遁光風聲霧色，不覺飄飄蕩蕩，落將下來，乃是一座好山。但見：

山頂嵯峨摩斗柄，樹梢彷彿接雲霄。青烟堆裏，時聞谷口猿啼；亂翠陰中，每聽松間

鶴淚嘯風山魅，立溪邊戲弄漁夫；成器狐狸，坐崖畔驚張獵戶。八面崔嵬，四時險峻；古奇喬松盤翠嶺，搓研老樹掛籐蘿。綠水清流，陣陣異香；忻馥郁，嶺峯彩色，飄飄隱現白雲飛。時見大蟲來往，每聞山鳥聲鳴；麋鹿成羣，穿荆棘往來跳躍；玄猿出入，盤溪澗摘果攀桃。竚立草坡，一望并無人走；行來深凹，俱是採藥仙童。不是凡塵行樂地，賽過蓬萊第一峯。

話說楊戩落下土遁來，有一座山，真實罕有；往前一望，兩邊俱是古木喬松，路逕幽深，杳然難覓。行過數十步，只見一座橋梁，楊戩過了橋，又見碧瓦雕簷，金釘朱戶，上懸一匾，青鸞斗闕。楊戩觀羨不盡，甚是清幽，不覺立在松陰之下，看玩景致；只見朱紅門開，鸞鳴鶴淚之聲，又見數對仙童，各執旗旛羽扇。當中有一位道姑，身穿大紅白鶴絳綃衣，徐徐而來；左右分八位女童，香風嫋嫋，瑞彩翩翩。怎見得，有詩爲證：

魚尾金冠霞彩飛，身穿白鶴絳綃衣；
蕊宮玉闕會長生，自幼瑤池養息機。

只因勸酒蟠桃會，誤犯天條謫翠微；
青斗鸞闕權修攝，再上靈霄啟故扉。

話說楊戩隱在松林之內，不好出來；只得待他過去，方好起身。只見道姑問左右女童：是那裏有閒人，隱在林內？走去看來。有一女童兒往林中來，楊戩迎上前去，口稱道：見

方纔誤入此山，弟子乃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門下楊戩是也。今奉姜子牙命往夾龍山去探機密事，不意駕土遁誤落於此。望道兄轉達娘娘，我弟子不好上前請罪。女童出林，見道姑把楊戩的言語回覆了。道姑曰：既是玉鼎真人門下，請來相見。楊戩只得上前施禮。道姑曰：楊戩，你往那裏去？今到此處？楊戩曰：因土行孫同鄧九公伐西岐，他有地行之術，前日險些被他傷了。武王與姜子牙如今訪其根由，覓其實跡，設法擒他，不知誤落此山，失於迴避。道姑曰：土行孫懼留孫門人，請他師父下山，大事可定。你回西岐，多拜上姜子牙，你速回去。楊戩躬身問曰：請問娘娘尊姓大名？回西岐好言娘娘聖德。道姑曰：吾非別人，乃昊天上帝親女，瑤池金母所生，只因那年蟠桃會，該我奉酒，有失規矩，誤犯清戒，將我謫貶鳳凰山，青鸞斗闕，吾乃龍吉公主是也。楊戩躬身辭了公主，借土遁而行，未及盞茶時候，又落在低澤之傍。楊戩偏生要行此術，爲何又落？只見澤中微微風起：

揚塵播土，倒樹摧林；海浪如山聳，渾波萬疊侵。乾坤昏慘慘，日月暗沈沈。一陣搖松如虎嘯，忽然吼樹似龍吟。萬竅怒號天噎氣，飛沙走石亂傷人。

話說楊戩見狂風大作，霧暗天愁，澤中旋起二、三丈水頭，猛然開處，見一怪物，口似血

盆牙如鋼劍，大呼一聲：那裏生人氣？跳上岸來，兩手撚叉來取。楊戩笑曰：好孽障！怎敢如此？手中鎗急架相還。未及數合，楊戩發手用五雷訣一聲響，霹靂交加；那精靈抽身就走。楊戩隨後趕來，往前跳至一山脚下，有斗大一個石穴，那妖精往裏鑽去了。楊戩笑曰：是別人不進來，遇我憑你有多大一個所在，我也走走喝聲疾，隨跟進石穴中來。只見裏邊黑暗不明，楊戩借三昧火眼現出光華，照耀如同白晝。原來裏面也大，只是一個盡頭路，觀左右并無一物；只見閃閃灼灼，一口三尖兩刃刀，又有一包袱，紮在上面。楊戩連刀帶出來，把包袱打開一看，是一件淡黃袍。怎見得，有讚爲證：

淡鵝黃，銅錢厚，骨突雲霞光透屬，戊己按中央，黃鄧鄧大花袍，渾身上下金光照。

楊戩將袍抖開，穿在身上，不長不短；把刀和鎗紮在一處。收了黃袍，方欲起身；只聽得後面大呼曰：拿住盜袍的賊！楊戩回頭見兩個童兒趕來，楊戩立而問曰：那童子那個盜袍？童子曰：是你。楊戩大喝一聲：吾盜你的袍，把你這孽障！吾修道多年，豈犯盜賊？二童子曰：你是誰？楊戩曰：吾乃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門下楊戩是也。二人聽罷，倒身下拜。弟子不知老師到此，有失迎迓。楊戩曰：你們果是何人？童子曰：弟子乃五夷山金毛童子是也。楊戩曰：你既拜吾爲師，你先往西岐去見姜丞相，你說我往夾龍山去了。

金毛童子曰：倘姜丞相不納如何？楊戩曰：你將此鎗連刀袍都帶去，自然無事。二童辭了師父，駕水遁往西岐來了。正是：

玄門自有神仙訣，

腳踏風雨咫尺來。

話說金毛童子至西岐，尋至相府前，對門官曰：你報丞相說有二人求見。門官進來，啓丞相有二道童來見。子牙命來，二童入見子牙，倒身下拜。弟子乃楊戩門徒，金毛童子是也。蒙師中途相遇，爲得刀袍，故先著弟子來。師父往夾龍山去了，特來謁叩老爺。子牙曰：楊戩又得門人深爲可喜，留在本府聽用不提。且說楊戩駕土遁至夾龍山，飛龍洞，逕進洞，見了懼留孫，下拜，口稱師伯。懼留孫忙答禮曰：你來做甚麼？楊戩曰：師伯可曾不見了緬仙繩？懼留孫慌忙站起曰：你怎麼知道？楊戩曰：有個土行孫同鄧九公來征伐西岐，用的是緬仙繩，將子牙師叔的門人拿入商營，被弟子看破，特來奉請師伯。懼留孫聽得，怒曰：逆畜！他敢盜吾寶貝，私自下山，害吾不淺！楊戩你且先回西岐，我隨後就來。楊戩離了高山，回到西岐，至府前，入見子牙。子牙曰：可是緬仙繩？楊戩把收金毛童子誤入青鸞斗闕，見懼留孫的事說了一遍。子牙曰：可喜，你又得了門下。楊戩曰：前緣有定，今得刀袍，無非賴師叔之大德，主上之洪福耳。且言懼留孫分付童子看守。

洞門，候我去西岐走一遭。童子領命不提。道人駕縱地金光法，來至西岐，左右報與子牙，懼留仙師來至。子牙迎出府來。二人攜手至殿，行禮坐下。子牙曰：高徒累勝吾軍，我亦不知；後被楊戩看破，只得請道兄一顧，以完道兄昔日助燃燈道兄之雅。末弟不勝幸甚！懼留孫曰：自從我來破十絕陣回去，並未曾檢點此寶；豈知是這畜生盜在這裏作怪。不妨，須得如此如此，頃刻擒獲子牙大喜。次日，子牙獨自乘四不相，往成湯轅門前後觀看鄧九公的大營。若探視之狀，只見巡營探子報入中軍，啓元帥姜丞相在轅門乘騎私探，不知何故？鄧九公曰：姜子牙善能攻守，曉暢軍機，不可不防。傍有土行孫大喜曰：元帥放心，待吾擒來，今日成功。土行孫暗暗走出轅門，大呼曰：姜尙，你私探吾營，是自送死期！不要走！使手中棍照頭打來，子牙仗手中劍急架相迎。未及三合，子牙撥轉四不相就走。土行孫隨後趕來，祭起網仙繩，又來拿子牙。他不知懼留孫駕著金光法，隱在空中，只管接他的。土行孫意在拿了子牙，早奏功回朝，要與鄧嬋玉成親。此正是愛慾迷人，真性自昧；他只顧拿人，不知省視前後一路。只是祭起網仙繩不見落下來，也不思忖，只顧趕子牙，不上一里，把繩子都用完了，隨手一摸，直至沒有了，方纔驚駭。土行孫見勢頭不好，站立不趕；子牙勒轉四不相大呼曰：土行孫敢至此再戰三

合否？土行孫大怒，拖棍起來，纔轉過城垣，只見懼留孫曰：土行孫那裏去？土行孫擡頭見是師父，就往地下一鑽。懼留孫用手一指：不要走！只見那一塊土比鐵還硬，鑽不去。懼留孫趕上一把，抓住頂瓜皮，用網仙繩四馬攢蹄網了，擒著他進西岐山來。衆將知道擒了土行孫，齊至府前來看。道人把土行孫放在地下，楊戩曰：師伯仔細，莫又走了他。懼留孫曰：有吾在此不妨。便問土行孫曰：你這畜生，我自破十絕陣回去，此網仙繩我一向不曾檢點，誰知被你盜出，你實說是誰人唆使？土行孫曰：老師來破十絕陣，弟子閒耍高山，偶逢一道人跨虎而來，問弟子叫甚名字，弟子說名與他，弟子也隨問他，他說是闡教門人申公豹，他看我不能了道成仙，只好受人間富貴，他教我往聞太師行營成功，弟子不肯，他薦我往三山關鄧九公麾下建功。師父，弟子一時迷惑，但富貴人人所欲，貧賤人人所惡，弟子動了一個貪癡念頭，故此盜了老師網仙繩，兩葫蘆丹藥，走下塵寰。望老師道心，無處不慈悲，饒了弟子罷！子牙在旁曰：道兄似這等畜生，壞了吾教，速速斬訖報來！懼留孫曰：若論無知冒犯，理當斬首；但有一說，此人子牙公久後自有用他之處，可助西岐一臂之力。子牙曰：道兄傳他地行之術，誰知他存心毒惡，暗進城垣，行刺武王與我，賴皇天保佑，風折旗旛，把吾驚覺，算出吉凶，著實防備，方

使我君臣無虞。此事還多虧楊戩，設法擒獲，又被他狡猾走了；這樣東西，留他作甚？子牙道罷，懼留孫大驚，忙下殿來，大喝曰：畜生！你進城行刺武王，行刺你師叔，那時幸而無慮；若是差遲，罪係於我。土行孫曰：我實告師尊，弟子隨鄧九公征伐西岐，一次仗師父緬仙繩，拿了哪吒，二次擒了黃天化，鄧元帥與弟子賀功，三次將師叔拿了，見我屢拿有名之士，將女許我欲贅爲婿，被他催逼弟子，弟子不得已仗地行之術，故有此舉。怎敢在師父跟前有一句虛語？懼留孫低頭，連想默算一番，不覺嗟嘆。子牙曰：道兄爲何嗟嘆？懼留孫曰：子牙公，貧道方纔卜算，這畜生與那女子，該有繫足之緣；前生分定，事非偶然。若得一人作伐，方可全美。若此女來至，其父不久也是周臣。子牙曰：吾與鄧九公，乃是敵國之讎，怎能得全此事？懼留孫曰：武王洪福，乃有道之君，天數已定，不怕不能完全。只是選一能言之士，前往湯營說合，不怕不成。子牙低頭沈思良久，曰：須得散宜生去走一遭，方得。懼留孫曰：既如此，事不宜遲。子牙命左右去請上大夫散宜生來商議，命放了土行孫。不一時，上大夫散宜生來至，行禮畢，子牙曰：今鄧九公有女鄧嬋玉，原係鄧九公親許土行孫爲妻；今煩大夫至商營作伐，乞爲委曲周旋，務在必成，如此如此方可。散宜生領命出城不表。且說鄧九公在營，懸望土行孫回來；只見一去，

竟無影響，令探馬打聽多時回報，聞得土行孫被子牙拿進城去了。鄧九公大驚曰：此人捉去，西岐如何能克心？下十分不樂，只見散宜生來與土行孫議親，不知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楊戩往夾龍山來，徧要落在這些山澤中，得了許多東西；雖曰天數，亦是楊戩乖巧處，故到處討些便宜。

又評：或曰土行孫趕子牙，甚至將綱仙繩放盡，方纔知覺，可謂癡極；然而到底是他騙了個好老婆。呆子未嘗不討便宜，然而還是癡好，還是乖好？予曰：正好與楊戩做一對；不然，土行孫進西岐，楊戩不以美人弄他，旁人不覺大笑。

第五十六回 子牙設計收九公

姻緣前定果天然，須信紅絲足下牽；敵國不妨成好合，仇讎應自得翩聯。

子牙妙計真難及，鸞使奇謀枉用偏；總是天機難預料，紂王無福鎮乾坤。

話說散宜生出城來，至商營對旗門官曰：轅門將校報與你鄧元帥得知，岐周差上大夫散宜生，有事求見軍政官報進中軍，啓元帥。岐周差上大夫有事求見鄧九公曰：吾與他爲敵國，爲何差人來見我？必定來下說詞，豈可容他進營惑亂軍心？你與他說兩

國正當交戰之秋，相見不便。軍政官出營回覆散宜生，散宜生曰：兩國相爭，不阻來使，相見何妨？吾此來奉姜丞相命，有事面決，非可傳聞，再煩通報。軍政官只得又進營來，把散宜生言語對九公訴說一遍。九公沈吟，旁有正印先行官太鸞，上前言曰：元帥乘此機會，放他進來，隨機應變，看他如何說，亦可就中取事，有何不可？九公曰：此說亦自有理。命左右請他進來。旗門官出轅門，對散宜生曰：元帥有請。散大夫下馬，走進轅門，進上三層鹿角，行至滴水簷前，鄧九公迎下來，散宜生鞠躬，口稱：元帥！九公曰：大夫降臨，有失迎候。彼此遜讓行禮。後人有詩單講子牙妙計：

子牙妙算世無倫，學貫天人泣鬼神；縱使九公稱敵國，藍橋也是結婚姻。

話說二人遜至中軍，分賓主坐下。鄧九公曰：大夫，你與我今爲敵國，未決雌雄，彼此各爲其主，豈得妄爲私議？大夫今日見諭，公則公言之，私則私言之，不必效舌劍唇鎗，徒勞往返耳！予心如鐵石，有死而已！斷不爲浮言所搖。散宜生笑曰：吾與公既爲敵國，安敢造次請見？只有一件大事，特來請一明示，無他說耳。昨拿有一將，係是元帥門墻，於盤問中道及斯意，吾丞相不忍驟加極刑，以割人間恩愛，故命宜生親至轅門，特請尊裁。鄧九公聽說，不覺大驚曰：誰爲我墻，爲姜丞相所擒？散宜生說：元帥不必故推，令墻

乃土行孫也。鄧九公聽說，而皮不覺通紅，心中大怒，厲聲言曰：「大夫在上，吾只有一女，乳名嬋玉，幼而喪母，吾愛惜不啻掌上之珠，豈得輕意許人？今雖及笄，所求者固衆，吾自視皆非佳壻，而土行孫何人，妄有此說也？」散宜生曰：「元帥暫行息怒，聽不才拜稟：古人相女配夫，原不專在門第，今土行孫亦不是無名小輩，彼原是夾龍山飛龍洞懼留孫門下高弟，因申公豹與姜子牙有隙，故說土行孫下山來助元帥征伐西岐。昨日他師父下山捉獲土行孫，在城窮其所事，彼言所以，雖爲申公豹所惑，次爲元帥以令愛相許，有此一段姻緣，彼因傾心爲元帥，而暗進岐城行刺，欲速成功，良有以也。昨已被擒，伏辜不枉，但彼再三哀求姜丞相及師尊懼留孫曰：『爲此一段姻緣，死不瞑目！』卽姜丞相與他師尊，俱不肯赦，只予在旁勸慰，豈得以一時之過而斷送人間好事哉？因勸姜丞相暫且留下，宜生不辭勞苦，特謁元帥，懇求俯賜人間好事，曲成兒女恩情。此亦元帥天地父母之心，故宜生不避斧鉞，特見尊顏，以求裁示。倘元帥果有此事，姜丞相仍將土行孫送還元帥，以遂姻親，再決雌雄耳，併無他說。」鄧九公曰：「大夫不知，此土行孫妄語耳！土行孫乃申公豹所薦爲吾先行，不過一牙門俾將，吾何得驟以一女許之哉？彼不過借此爲偷生之計，以辱吾女耳！大夫不可輕信。」宜生曰：「元帥也不必固却，此

事必有他故，難道土行孫平白興此一番言語，其中定有委曲？想是吾帥或於酒後，賞功之際，憐才惜技之時，或以一言安慰其心，他便妄認爲實，故作此癡想耳。九公被散宜生此一句話，道出九公一腔心事。九公不覺答道：大夫斯言，大是明見。當時土行孫被申公豹薦在吾麾下，吾亦不甚重彼；初爲副先行，督糧使者，後因太鸞失利，彼恃其能，改爲正先行官。首陣擒了哪吒，次擒黃天化，三次擒了姜子牙，被岐周衆將搶回，土行孫進營，吾見彼累次出軍獲勝，治酒與彼賀功，既盡朝廷獎賞功臣之意。及至飲酒中間，彼曰：元帥在上，若是早用末將爲先行，吾取西岐多時矣！那時吾酒後失言，許之曰：你若取了西岐，吾將嬋玉贅你爲壻。一者是獎勵彼竭力爲公，早完王事；今彼以己被擒，又安得妄以此言爲口實，令大夫往返哉？散宜生笑曰：元帥此言差矣；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況且婚姻之事，人之大倫，如何作爲兒戲之談？前日元帥言之，土行孫信之；土行孫又言之，天下共信之，傳與中外人人共信。正所謂路上行人，人口似碑，將以爲元帥相女配夫；誰信將軍權宜之術，爲元帥行此不得已之深衷也？徒使令愛千金之軀，作爲話柄，闈中之秀，竟作口談；萬一不曲全此事，且使令愛有白頭之嘆，吾竊爲元帥惜之。今元帥爲商之大臣，天下三尺之童，無不奉命；若一旦而如此，吾不知所

稅駕矣！乞元帥裁之。鄧九公被散宜生一番言語，說得默默沈思，無言可答，只見太鸞上前，附耳說：如此如此亦是第一妙計。鄧九公聽太鸞之言，同噴作喜道：大夫之言，深屬有理，末將無不聽命，只小女因先妻早喪，幼而失教，予雖一時承命，未知小女肯聽此言。俟予將此意與小女商榷，再令人至城中回覆。散宜生只得告辭，鄧九公送至營門而別。散宜生進城，將鄧九公言語，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子牙笑曰：鄧九公此計怎能瞞得過我？懼留孫亦笑曰：且看如何來說。子牙曰：動勞散大夫，俟九公人來，再爲商議。宜生退去不表。且說鄧九公謂太鸞曰：適纔雖是暫允，此事畢竟當如何處置？太鸞答曰：元帥明日可差一能言之士，說昨日元帥至後營，與小姐商議，小姐已自應允，只是兩邊敵國，恐無足取信，是必姜丞相親自至商營納聘小姐，方肯聽信。子牙如不來便罷，再爲之計；若是他肯親自來納聘，彼必無帶重兵自衛之理，如此則一匹夫可擒耳。若是他帶有將佐，元帥可出轅門迎接，至中軍，用酒筵賺開他手下衆將，預先埋伏下驍勇將士，俟酒席中擊杯爲號，擒之如囊中取物。西岐若無子牙，則不攻自破矣！九公聞說大喜，先行之言，真神出鬼沒之機！只是能言快語之人，隨機應變之士，吾知非先行不可，乞煩先行，明日親往，則大事可成。太鸞曰：若元帥不以末將爲不才，鸞願往周

營，叫子牙親至中軍，不勞苦爭惡戰，早早奏凱回軍。九公大喜。一宿晚景不題。次日，鄧九公升帳，命太鸞進西岐說親。太鸞辭別九公，出營至西岐城下，對守門官將曰：「吾是先行官太鸞，奉鄧元帥命，欲見姜丞相，煩爲通報。」守城官至相府，報與姜丞相曰：「城下有商營先行官太鸞求見，請令定奪。」子牙聽罷，對懼留孫曰：「大事成矣。」懼留孫亦自暗喜。子牙對左右曰：「速與我請來。」守門官同軍校至城下，開了城門，對太鸞曰：「丞相有請。」太鸞慌忙進城，行至相府下馬。左右通報，太鸞進府。子牙與懼留孫降階而接。太鸞控背躬身言曰：「丞相在上，末將不過馬前一卒，禮當叩見，豈敢當丞相如此過愛？」子牙曰：「彼此二國，俱係賓主，將軍不必過謙。」太鸞再四遜謝，方敢就坐。彼此溫慰畢，子牙以言挑之曰：「前者，因懼道兄將土行孫擒獲，當欲斬首，彼因再四哀求，言鄧元帥曾有牽紅之約，乞我少緩須臾之死。故此著散大夫至鄧元帥軍中問其的確，倘元帥果有此言，自當以土行孫放回，以遂彼兒女之情，人間恩愛耳。幸蒙元帥見諾，俟議定回我，今將軍賜顧，元帥必有教我。」太鸞欠身答曰：「蒙丞相下問，末將敢不上陳。今奉主帥之命，多拜上丞相，不及寫書。但主帥乃一時酒後所許，不意土行孫被獲，竟以此事倡明，主帥亦不敢辭，但主帥此女自幼失母，主帥愛惜如珠，況此事須要成禮，擇定吉日良辰，意

欲散大夫同丞相親率土行孫入贅，以珍重其事。主帥方有體面，然後再而議軍國之事，不識丞相允從否？子牙曰：我知鄧元帥乃忠信之士，但幾次天子有征伐之師，至此皆不由分訴，俱以強力相加。只我周這一段忠君愛國之心，併無背逆之意，不能見諒於天子之前，言之欲涕！今天假其便，有此姻緣，庶幾將我等一腔心事，可以上達天子，表白於天下也。我等後日親送土行孫，至鄧元帥行營吃賀喜筵席，乞將軍善言道達，姜尚不勝感激！太鸞遜謝，子牙遂厚款太鸞而別。太鸞出得城來，至營門等令左右報入營中，有先行官等令鄧九公傳令來見。太鸞至中軍，九公問曰：其事如何？太鸞將姜子牙應允後日親來言語訴說一遍。鄧九公以手加額曰：天子洪福！彼自來送死。太鸞曰：雖然大事已成，但防備不可不謹。鄧九公分付：選有力量軍士三百人，各執短刀利刃，埋伏帳外，聽舉盃爲號，左右齊出，不論子牙衆將，一頓刀剝爲肉醬。衆將士得令而退，命趙昇領一枝人馬，埋伏營左；候中軍炮響，殺出接應；又命孫炤紅領一枝人馬，埋伏右營，候中軍炮響，殺出接應；又命太鸞與子鄧秀在轅門賺住衆將，及分付後營小姐鄧嬋玉領一枝人馬，爲三路救應使。鄧九公分付停當，專候後日行事，左右將佐俱去安排不表。且說子牙送太鸞出府歸，與懼留孫商議曰：必須如此如此，大事可成。光

陰迅速，不覺就是第三日。先一日，子牙命楊戩變化，暗隨吾身，楊戩得令。子牙命選精力壯卒五十名，裝爲擡禮腳夫；辛甲、辛兔、太顛、閔天、四賢、八俊等，充作左右應接之人，俱各暗藏利刃；又命雷震子、黃天化領一枝人馬，搶他左哨，殺入中軍接應；再命哪吒、南宮适領一枝人馬，搶他右哨，殺入中軍接應；金吒、木吒、龍鬚虎，統領大隊人馬，救應搶親。子牙俱分付，暗暗出營埋伏不表。怎見得有詩爲證：

商營此日瑞筵開，專等鷹揚大將來；孰意子牙籌畫定，中軍炮響搶嬌才。

且說鄧九公其日與女婢玉商議曰：「今日子牙送土行孫入贅，原是賺子牙出城擒彼成功；吾與諸將分付已定，你可將掩心鎗緊束，以備搶將接應。其女應允。」鄧九公陞帳，分付鋪毡搭彩，俟候子牙不提。且說子牙其日使諸將裝扮停當，乃命土行孫至前聽令。子牙曰：「你同至商營，看吾號炮一響，你便進後營搶鄧小姐要緊。」土行孫得令。子牙等至午時，命散宜生先行，子牙方出了城，望商營進發。宜生先至轅門，太鸞接着報於九公。九公降階至轅門迎接。散宜生曰：「前日仰蒙金諾，今姜丞相已親自壓禮，同令增至此，特令下官先來通報。」鄧九公曰：「動煩大夫往返，尙容申謝。我等在此立等如何？」宜生曰：「恐驚動元帥不便。」鄧九公曰：「不妨。彼此等候良久，鄧九公遠遠望見子牙乘四不

相帶領脚夫，一行不過五六十人，併無甲冑兵刃。鄧九公看罷，不覺暗喜。只見子牙同著衆人行至轅門，子牙見鄧九公同太鸞散宜生俱立候。子牙慌忙下騎，鄧九公迎上前來，打躬曰：丞相大駕降臨，不才未得遠接，望乞恕罪。子牙忙答禮曰：元帥盛德，姜尚久仰芳譽，無緣未得執鞭，今幸天緣，得罄委曲，尚不勝幸甚。只見懼留孫同土行孫上前行禮，九公問子牙曰：此位是誰？子牙曰：此是土行孫師父，懼留孫也。鄧九公忙致委曲曰：久仰仙名，未曾拜識，今幸降臨，殊慰夙昔。懼留孫亦稱謝畢，彼此遜讓，進得轅門，子牙睜睛觀看，只見肆筵設席，結彩懸花，極其華美。怎見得，有詩爲證：

結彩懸花氣象新，麝蘭香藹襯重茵；屏開孔雀千年瑞，色映芙蓉萬谷春。

金鼓兩旁藏殺氣，笙簫一派鬱荆榛；孰知天意歸周主，十萬貔貅化鬼燐！

話說子牙正看筵席，猛見兩邊殺氣上冲，子牙已知就裏，便與土行孫衆將丟個眼色，衆人已解其意，俱親上帳來。鄧九公與子牙諸人行禮畢，子牙命左右擡上禮來，鄧九公方纔接禮單看完，只見辛甲暗將信香取出，忙將擡盒內大砲燃著，一聲炮響，恍若地塌山崩。鄧九公吃了一驚，及至看時，只見脚夫一擁上前，各取出暗藏兵器，殺上帳來。鄧九公措手不及，只得往後就跑；太鸞與鄧秀見勢不諧，也往後逃走。只見四面伏

兵盡起，喊聲振天。土行孫綽了兵器，望後營來搶鄧嬋玉小姐。子牙與衆人，俱各搶上馬騎，各執兵刃廝殺。那三百名刀斧手，如何抵擋得住？及至鄧九公等上得馬出來迎戰時，營已亂了。趙昇聞炮，自左營殺來接應；孫焰紅聽得炮響，從右營殺來接應；俱被辛免、辛甲等分投截殺。鄧嬋玉方欲前來接應，又被土行孫攔住，彼此混戰。不意雷震子、黃天化、哪吒、南宮适，兩枝人馬從左右兩邊裹來，商紂人馬反在居中，首尾受敵，如何抵得住？後面金吒、木吒等大隊人馬掩殺上來，鄧九公見勢不好，敗陣而走。軍卒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鄧嬋玉見父親與衆將敗下陣走，也虛閃一刀，往正南上逃走。土行孫知嬋玉善於發石傷人，遂將綱仙繩祭起，將嬋玉網住，跌下馬來，被土行孫上前抱住，先擒進西岐城去了。子牙與衆將追殺鄧九公，有五十餘里，方鳴金收軍進城。鄧九公與子鄧秀、并太鸞、趙昇等，直至岐山下，方纔收集敗殘人馬，查點軍卒，見沒了小姐，不覺感傷，只望擒拿子牙，孰知反中奸計，追悔無及，只得暫紮住營寨不提。且說子牙與懼留孫大獲全勝，進城陞銀安殿坐下，諸將報功畢，子牙對懼留孫曰：命土行孫乘今日吉日良辰，與鄧小姐成親，何如？懼留孫曰：貧道亦是此意，事不宜遲。子牙命土行孫你將鄧嬋玉帶進後房，乘今日好日子，成就你夫婦美事，明日我尚有話說。土

行孫領命，子牙又命侍兒，攙鄧小姐到前面，安置新房內，去好生伏侍鄧小姐。嬌羞無奈，含淚不語，被左右侍兒挾持往後房去了。子牙命諸將吃賀喜酒席，不題。且說鄧小姐攙至香房，土行孫上前迎接，嬋玉一見土行孫，笑容可掬，便自措身無地，淚雨如傾，默默不語。土行孫又百般安慰，嬋玉不覺怒起，罵曰：「無知匹夫，賣主求榮，你是何等之人，敢妄自如此？」土行孫陪着笑臉答曰：「小姐雖千金之軀，不才亦非無名之輩也，不辱沒了你。況小姐曾受我療疾之恩，又是你尊翁泰山親許與我，俟行刺武王回兵，將小姐入贅，人所共知，且前日散大夫先進營與尊翁面訂，今日行聘入贅，丞相猶恐尊翁推託，故略施小計，成此姻緣。小姐何苦固執？」嬋玉曰：「我父親許散宜生之言，原是賺姜丞相之計，不意誤中奸謀，落在彀中，有死而已！」土行孫曰：「小姐差矣！別的好做口頭話，夫妻可是暫許得的？古人一言爲定，豈可失信？況我等俱是闡教門人，只因誤聽申公豹唆使，故投尊翁帳下，以圖報效。昨被吾師下山，擒進西岐，責吾暗進西岐，行刺武王姜丞相，有辱闡教，背本忘師，逆天助惡，欲斬吾首，以正軍法。吾哀告師尊，姜丞相定欲行刑，吾只得把初次擒哪吒、黃天化，尊翁泰山晚間飲酒，將小姐許我，俟旋師命吾入贅，我只因欲就親事之心，急不得已，方暗進西岐。吾師與姜丞相聽得斯言，屈指一算，

乃曰：此子該與鄧小姐有紅絲繫足之緣，後來俱是周朝一殿之臣。因此赦吾之罪，命散大夫作伐小姐你想，若非天緣，尊翁怎麼肯？小姐怎麼到此？況今紂王無道，天下叛離，累伐西岐，不過魔家四將，聞太師十洲三島仙衆，皆自取滅亡，不能得志。天意可知，順逆已見，又何況尊翁區區一旅之師哉？古云：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仕。小姐今日固執，三軍已知土行孫成親，小姐縱玉潔冰清，誰人信哉？小姐請自三思。鄧嬋玉被土行孫一席話，說得低頭不語；土行孫見小姐略有回心之意，近前促之曰：小姐自思，你是香閨豔質，天上奇葩，不才乃夾龍山門徒，相隔不啻天淵，今日何幸來與小姐玉體相親，情同夙覲？便欲上前強牽其衣。小姐見此光景，不覺粉面通紅，以手拒之曰：事已如此，豈得用強？俟我明日請命於父親，再成親不遲。土行孫此時情興已迫，按納不住；上前一靴撻定，小姐抵死拒住。土行孫曰：良時吉日，何必苦推，有誤佳期，竟將一手去解其衣，小姐雙手推托，彼此扭作一堆；小姐終是女流，如何敵得土行孫過，不一時，滿面流汗，喘吁氣急，手已酸軟。土行孫乘隙右手插入裏去，嬋玉及至以手擋住，不覺其帶已斷。及將雙手搭住裏衣，其力愈怯；土行孫得空，以手一抱，軟玉溫香，已貼滿胸懷。檀口香腮，輕輕按搵。小姐嬌羞無主，將臉左右躲閃不得；流淚滿面曰：如此恃強，定

死不從！土行孫那裏肯放，死命壓住。彼此推扭，又有一個時辰；土行孫見小姐終是不肯順從，乃哄之曰：「小姐既是如此，我也不敢用強；只恐小姐明日見了尊翁變卦，無以爲信耳。」小姐忙曰：「我此身已屬將軍，安有變卦之理？」只將軍肯憐我，容我見過父親，庶成我之節；我若是有負初心，定不逢好死！」土行孫曰：「既然如此，賢妻請起。」土行孫將二手摟抱其頸，輕輕扶起；鄧嬋玉以爲真心，放他起來。不曾隄防，將身起時，便用一手推開土行孫之手；土行孫乘機，將雙手插入小姐腰裏，抱緊了一提，腰已鬆了，裏衣逕往下一卸。鄧嬋玉被土行孫所算，及落手相持時，已被雙肩隔住手，如何下得來。小姐展掙不住，不得已，言曰：「將軍薄倖！既是夫妻，如何哄我？」土行孫曰：「若不如此，賢妻又要千推萬阻。小姐惟閉口不言，嬌羞滿面；任土行孫解帶脫衣，二人扶入錦帳。嬋玉對土行孫曰：「賤妾係香閨幼稚，不識雲雨，乞將軍憐護！」土行孫曰：「小姐嬌香豔質，不才羨慕久矣，安敢逞狂。正是翡翠衾中，初試海棠新雨；鴛鴦枕上，漫飄桂蕊奇香。彼此溫存，交相慕戀，極人間之樂，無過此時矣。後人有詩，單道子牙妙計，成就二人美滿前程：

妙算神機說子牙，
運籌帷幄更無差；
百年好事今朝合，
莫把紅絲孟浪誇。

話說土行孫與鄧嬋玉成就夫妻，一宿晚景已過。次日，夫妻二人起來，梳洗已畢；土行

孫曰：我二人可至前殿叩謝姜丞相與我師尊撫育成就之恩。嬋玉曰：此事固當要謝，但我父親昨日不知敗於何地，豈有父子事兩國之理？乞將軍以此意道達於姜丞相得知，作何區處。方保兩全。土行孫曰：賢妻之言是也。俟上殿時，就講此事。話猶未了，只見子牙陞殿，衆將上殿參謁畢，土行孫與鄧嬋玉夫妻二人上前叩謝。子牙曰：鄧嬋玉今屬周臣，爾父尙抗拒不服，我欲發兵前去擒剿，但你係他骨肉至親，當如何區處？土行孫上前曰：嬋玉適纔正爲此事，與弟子相商，懇求師叔開惻隱之心，設一計策，兩全其美。此師叔莫大之恩也。子牙曰：此事也不難，若嬋玉果有真心爲國，只消得親自去說他父親歸周，有何難處，但不知嬋玉果肯去否？鄧嬋玉上前跪而言曰：丞相在上，賤妾旣已歸周，豈敢又蓄兩意？早晨嬋玉已欲自往，說父親降周，惟恐丞相不肯信妾真情，致生疑慮。若丞相肯命妾說父親降，自不勞張弓設箭，妾父自爲周臣耳。子牙曰：我斷不疑小姐反覆，只恐汝父不肯歸周，又生事端耳。今小姐旣欲親往，吾撥軍校隨去。嬋玉拜謝子牙，領兵卒出城，望岐山前來不表。且說鄧九公收集殘兵，駐筭一夜，至次日陞帳，其子鄧秀、太鸞、趙昇、孫炤、紅侍立。九公曰：吾自行兵以來，未嘗遭此大辱，今又失吾愛女，不知死生。正是羊觸藩籬，進退兩難，奈何奈何！太鸞曰：元帥可差官齎表進

朝告急，一面探聽小姐下落。正遲疑間，左右報曰：小姐領一枝人馬，打西周旗號，至轅門等令。太鸞等驚愕不定。鄧九公曰：令來。左右開了轅門，嬋玉下馬進轅門，來至中軍，雙膝跪下。鄧九公看見如此行徑，慌立起問曰：我兒這是如何說？嬋玉不覺流淚言曰：孩兒不敢說。鄧九公曰：你有甚冤屈，站起來說無妨。嬋玉曰：孩兒係深閨幼女，此事俱是父親失言，弄巧成拙。父親平空將我許了土行孫，勾引姜子牙，做出這番事來，將我擒入西岐，強逼成婚。如今追悔何及？鄧九公聽得此言，嚇得魂飛天外，半晌無言。嬋玉又進言曰：孩兒今已失身，爲土行孫妻子，欲全爹爹一身之禍，不得不來說明。今紂王無道，天下分崩，三分天下有二歸周，其天意人心，不卜可知。縱有聞太師魔將四將與十洲三島真仙，俱皆滅亡，順逆之道明甚。今孩兒不孝，歸順西岐，不得不以利害與父親言之。父親今以愛女輕許敵國，姜子牙親至商營行禮，父親雖是賺他，誰肯信之？况且喪師辱國，父親歸商自有顯戮，孩兒乃奉父命，歸適良人，自非私奔桑濮之比。父親亦無罪孩兒之處。父親若肯依孩兒之見，歸順西周，改邪歸正，擇主而事，不但骨肉可以完全，實是棄暗投明，從順却逆，天下無不忻悅。九公被女兒一番言語，說得大是有理；自己沈思，欲奮勇行師，衆寡莫敵，欲收軍還國，事屬嫌疑。沈吟半晌，對嬋玉曰：我兒，

你是我愛女，我怎的捨得你？只是天意如此。但我羞入西岐，屈膝與子牙耳。如之奈何！
嬋玉曰：這有何難？姜丞相虛心下士，併無驕矜；父親果真降周，孩兒願先去說明，令子牙迎接。九公見嬋玉如此說明，嬋玉先行。鄧九公領衆軍將歸順西岐不題。且說鄧嬋玉先至西岐城，入相府，對子牙將上項事訴說一遍。子牙大喜，命左右排隊伍出城迎接。鄧九公左右聞命，俱披執迎接里餘之地，已見鄧九公軍卒來至。子牙曰：元帥請了！鄧九公在馬上欠背躬身曰：末將才疎智淺，致蒙譴責，理之當然。今已納降，望丞相恕罪。子牙忙勒騎向前，攜九公手，並轡而言曰：今將軍既知順逆，棄暗投明，俱是一殿之臣，何得又分彼此？況令愛又歸我門下師姪，吾又安敢賺將軍哉？九公不勝感激。二人俱至相府下馬，進銀安殿，重整筵席，同衆將飲慶賀酒。一宿不題。次日，見武王朝賀畢，且不言鄧九公歸周，只見探馬報入汜水關，韓榮聽得鄧九公納降，將女私配敵國。韓榮飛報至朝歌，有上大夫張謙看本，見此報大驚，忙進內打聽。皇上在摘星樓，只得上樓啓奏。左右見上大夫進疏，慌忙奏曰：啓陛下，今有上大夫張謙候旨。紂王聽說，命宣上樓來。張謙聞命上樓，至滴水簷前拜畢，紂王曰：朕無旨宣卿，卿有何奏章？就此批宣。張謙俯伏奏曰：今有汜水關韓榮進有奏章，臣不敢隱匿，雖觸龍怒，臣就死無辭。紂王

聽說，命當駕官：卽將韓榮本拿來，朕看。張謙忙將韓榮本展於紂王龍案之上。紂王看未完，不覺大怒曰：鄧九公受朕大恩，今一旦歸降叛賊，情殊可恨！待朕陞殿，與衆臣共議，定拿此一班叛臣，明正其罪。方泄朕恨。張謙只得退下樓來。候天子臨軒，只見九間殿上鐘鼓齊鳴，衆官聞知，忙至朝房伺候。須臾，孔雀屏開，紂王駕隨，登寶座，傳旨命衆卿面議。衆文武齊至御前，俯伏候旨。紂王曰：今鄧九公奉詔征西，不但不能伐叛，奏捷反將己女私婚敵國，歸降逆賊，罪在不赦。除擒拿逆臣家屬外，必將逆臣拿獲，以正國法。卿等有何良策，以彰國之常刑？紂王言未畢，有中諫大夫飛廉出班奏曰：臣觀西岐抗禮拒敵，罪在不赦；然征伐大將，得勝者，或有捷報御前，失利者，懼罪，卽歸伏西土，何日能奏捷音也？依臣愚見，必用至親骨肉之臣征伐，庶無二者之慮。且與國同爲休戚，自無不奏捷者。紂王曰：君臣父子，總係至戚，又何分彼此哉？飛廉曰：臣保一人征伐西岐，非冀州侯蘇護不可。一爲陛下國戚，二爲諸侯之長，凡事無有不用力者。紂王聞言大悅，卿言甚善。卽令軍政官速發黃旄白鉞，使命齎詔前往冀州。不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子牙收伏鄧九公，其計雖巧，然非散宜生舌辯，不能以成其巧；非太鸞之

贊助不足以湊其巧，此正謂天機湊巧，特借人力以曲全之耳。若專以人力巧謀，曲取固不可；若專任天機湊合亦不可，惟善於乘時者自識之。

第五十七回 冀州侯蘇護伐西岐

蘇侯有意欲歸周，紂王江山似浪浮，紅日已隨山後卸，落花空逐水東流。

人情久欲投明聖，世局翻爲急浪舟，貴戚親臣皆已散，獨夫猶自臥紅樓。

話說天使離了朝歌，前往冀州，一路無詞。翌日，來至冀州館驛安下。次日，報至蘇侯府內，卽至館驛接旨，焚香拜畢，展詔開讀。

詔曰：朕聞征討之命，皆出於天子闔外之寄，實出於元戎建立功勳，威鎮海內，皆臣子分內事也。茲西岐姬發，肆行不道，抗拒王師，情殊可恨！特敕爾冀州侯蘇護，總督六師，前往征伐，必擒獲渠魁，殄滅禍亂。俟旋師奏捷，朕不惜茅土，以待有功，爾其勗哉！

話說蘇侯開讀旨意畢，心中大喜，管待天使，齎送程費，打發天使起程。蘇侯暗謝天地曰：今日吾方洗得一身之冤，以謝天地。忙令後廳治酒，與子全忠夫人楊氏共飲曰：我不幸生女妲己，進上朝歌，誰想這賤人，盡違父母之訓，無端作孽，迷惑紂王，無所不爲，

使天下諸侯，銜恨於我。今武王仁德，播於天下，三分有二，盡歸於西周，不意昏君反命，吾征伐，吾得生平之願。我明日意欲將滿門家眷，帶在行營，至西岐歸降周主，共享太平；然後會合諸侯，共伐無道，使我蘇護不得貽笑於諸侯，受譏於後世，亦不失大丈夫之所爲耳。夫人大喜，將軍之言甚善，正是我母子之心。且說次日，殿上鼓響，衆將軍參見。蘇護曰：天子敕下，命吾西征，衆將整備起行。衆將得令，整點十萬人馬，卽日祭寶纛旗，收拾起兵，同先行官趙丙、孫子羽、陳光、五軍救應使鄭倫，卽日離了冀州，軍威甚是雄偉。怎見得有讚爲證：

殺氣征雲起，金鑼鼓又鳴；旛幢遮瑞日，劍戟鬼神驚。平空生霧彩，遍地長愁雲；閃翻銀葉甲，撥轉阜雕弓。人似離山虎，馬如出水龍。頭盔生燦爛，鎧甲砌龍鱗。離了冀州界，西土去安營。

蘇侯行兵，非止一日。有探馬報入中軍：前是西岐城下。蘇侯傳令安營，結寨陞帳坐下；衆將參謁，立起帥旗。且說子牙在相府，收四方諸侯，本請武王伐紂，忽報馬入府，啓老翁，冀州侯蘇護來伐西岐。子牙謂黃飛虎曰：久聞此人善能用兵，黃將軍必知其人，請言其概。黃飛虎曰：蘇護秉性剛直，不似詔堵無骨之夫；雖是國戚，與紂王有隙，一向要

歸周時常有書至末將處。此人若來，必定歸周，再無疑惑。子牙聞言大悅。且說蘇侯三日未來請戰，黃飛虎上殿見子牙曰：蘇侯按兵不動，待末將探他一陣，便知端的。子牙許之。飛虎領命上了五色神牛，出得城來，一聲炮響，立於轅門大呼曰：請蘇侯答話。探馬報入中軍，蘇侯令先行官見陣。趙丙領命上馬提方天戟，逕出轅門，認的是武成王黃飛虎。趙丙曰：黃飛虎，你身為國戚，不思報本，無故造反，致起禍端，使生民塗炭，屢年征伐不息，今奉旨特來擒你，尚不下馬受縛，猶自支吾。搖戟刺來，黃飛虎將鎗架住，對趙丙曰：你好好回去，請你主將出來答話。吾自有道理。你何必自逞其強也？趙丙大怒道：奉命來捉你報功，豈敢猶以言語支吾？又一戟刺將來。黃飛虎大怒道：好大膽匹夫！竟敢連刺吾兩戟。催開神牛，舉手中鎗赴面交還。牛馬相交，鎗戟並舉。怎見得：

二將陣前勢無比，撥開牛馬定生死；這一個搖動鋼鎗鬼神愁，那一個畫戟展開分彼此。一來一往勢無休，你生我活誰能已？從來惡戰不尋常，攬海翻江無底止。

話說黃飛虎大戰趙丙，二十回合，被黃飛虎生擒活捉，拿解相府來見子牙。報入府中，子牙令飛虎進見將軍出陣，勝負如何？飛虎曰：生擒趙丙，聽令定奪。子牙命推來。士卒將趙丙擁至殿前，趙丙立而不跪。子牙曰：既已被捉，尚何得抗禮？趙丙曰：奉命征討，指

望成功；不幸被擒，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子牙傳令，暫且囚於禁中。且說蘇侯聞報，趙丙被擒，低首不語；只見鄭倫在旁曰：君侯在上，黃飛虎自恃強暴，待明日拿來解往朝歌，免致生靈塗炭。次日，鄭倫上了火眼金睛獸，提了降魔杵，往城下請戰。左右報入相府，子牙命黃將軍出陣走一遭。飛虎領命出城，見一員戰將，面如紫棗，十分醜惡，騎着火眼金睛獸，怎見得，有詩爲證：

道術精奇別樣妝，降魔寶杵世無雙；忠肝義膽堪稱誦，無奈昏君酒色荒。

話說黃飛虎大呼曰：來者何人？鄭倫曰：吾乃蘇侯麾下，鄭倫是也。黃飛虎你這叛賊，爲你屢年征伐，百姓遭殃，今天兵到日，尙不免投戈伏罪，意欲何爲？飛虎曰：鄭倫，你且回去，請你主將出來，吾自有話說。你若是不知機變，如趙丙自投陷身之禍。鄭倫大怒，掄杵就打，黃飛虎手中鎗急架相還；二獸相交，鎗杵並舉，兩家大戰三十回合，鄭倫把杵一擺，他有三千烏鴉兵，走動行如長蛇之勢。鄭倫竅中兩道白光，往鼻子裏出來，哼的一聲響，黃將軍正是：

見白光，三魂卽散；
聽聲響，撞下鞍鞦。

烏鴉兵用撓鈎搭住，一踉上前拿翻，剝了衣甲，繩纏索綁。飛虎上了繩子，二目方睜，飛

虎點頭曰：今日之擒，如同做夢一般，真是心中不服。鄭倫掌得勝鼓回營，來見蘇侯，入帳報功。今日生擒反叛黃飛虎，至轅門請令發落。蘇侯令推來，小校將飛虎推至帳前。飛虎曰：今被邪術受擒，願請一死，以報國恩。蘇侯曰：本當斬首，且監候留解朝歌，請天子定罪。左右將黃飛虎送下後營。且說探馬報入相府，言黃飛虎被擒。子牙大驚曰：如何擒去？掠陣官啓曰：蘇侯麾下有一鄭倫，與武成王正戰之間，只見他鼻子裏放出一道白光，黃將軍便墜騎，被他擒去。子牙心中十分不樂，又是左道之術。只見黃天花在旁，聽見父親被擒，恨不得平吞了鄭倫。當日晚間不題。次日，天化上帳請令出陣，以探吾父消息。子牙許之。天化領令，上了玉麒麟，出城請戰。探馬報入營中，有將請戰。蘇侯曰：誰去見陣？走一遭。鄭倫答曰：願往。上了金睛獸，轍聲響處，來至陣前。黃天化曰：爾乃是鄭倫，擒武成王者是你，不要走，吃吾一鎚。一似流星閃灼光輝，呼呼風響。鄭倫忙將杵劈面相還。二將交兵，未及十合，鄭倫見天化腰束着絲絛，是個道家之士，若不先下手，恐反遭其害。把杵望空中一擺，烏鴉兵齊至，如長蛇一般。鄭倫鼻竅中一道白光吐出，如鐘鳴一樣。天化看見白光出竅，耳聽其聲，坐不住玉麒麟，翻身落騎，烏鴉兵依舊把天化綁縛起來。急睜目開眼，不知其身已受綁縛。鄭倫又擒黃天化進營來見。鄭倫

曰：末將擒黃天化，已至轅門等令。蘇侯令推至中軍，見天化眼光暴露，威風凜凜，一表非俗，立而不跪。蘇侯即命監在後營。黃天化入後營，看見父親監禁在後，大呼曰：爹爹，我父子遭妖術成擒，心中甚是不服。飛虎曰：雖是如此，當思報國。按下黃家父子，且說探馬報入相府。黃天化又被擒去，子牙驚道：黃將軍說蘇侯有意歸周，不意擒他父子。子牙心中納悶，且說鄭倫捉了二將軍，威甚盛。次日，又來請戰。探馬報入相府，子牙急令誰人走一遭？言未畢，土行孫答曰：弟子歸周，寸功未立，願去走一遭，探其虛實。何如？子牙許之。土行孫方領令出府，傍有鄧嬋玉上前告曰：末將父子蒙恩，當得掠陣。子牙併許之。鄭倫聽得城內炮響，見兩扇門開，旗旛磨動，見一女將飛來，怎見得，有詩爲證：

此女生來錦織成，腰肢一搦體輕盈；西岐山下歸明主，留得芳名照汗青。

話說鄭倫見城裏女將飛馬而來，不曾看見土行孫出來，土行孫生得矮小，鄭倫只看了前面，未曾照看下面。土行孫大呼曰：那匹夫，你看那裏？鄭倫往下一看，見是個矮子，鄭倫笑曰：你那矮子來，此做甚麼？土行孫曰：吾奉姜丞相將令，特來擒爾。鄭倫復大笑曰：看你這廝，形似嬰孩，乳毛未退，敢出大言，自來送死！土行孫聽見，罵他甚是卑微，大叫：好匹夫，焉敢辱我？使開鐵棍一滾而來，就打金睛獸的蹄子，鄭倫急用杵來迎架，只

是撈不着。大抵鄭倫坐的高，土行孫身子矮小，故此往下打費力；幾個回合，把鄭倫掙了一身汗，反不好用力。心裏焦躁起來，把杵一晃，那烏鴉兵飛走而來；土行孫不知那裏響，鄭倫把鼻子裏白光噴出，哼然有聲；土行孫眼看耳聽，魂魄盡散，一交跌在地下。烏鴉兵把土行孫拿了，綁將起來。土行孫睜開眼，見渾身上了繩子，道聲：「噫！倒有趣！」土行孫綁着，鄧嬋玉看見，走馬大呼曰：「匹夫不必逞兇擒將！把刀飛來直取鄭倫手中杵，劈面打來。」嬋玉未及數合，撥馬就走。鄭倫不趕佳人，掛下刀，取五花石，側坐鞍轡，回手一石，正是：

從來暗器最傷人，

自古婦人爲更毒！

鄭倫阿呀的一聲，面上着傷，敗回營中，來見蘇侯。蘇侯曰：鄭倫，你失機了！鄭倫答曰：「拿了一個矮子，纔待回營，不意有一員女將來戰，未及數合，回馬就走，末將不曾趕他，他便回手一石，急自躲時，面上已着了傷。如今那個矮子拿在轅門聽令。」蘇侯傳令推將進來。衆將卒將土行孫簇擁推至帳下。蘇侯曰：「這樣將官，拿他何用？推出去斬了！」土行孫曰：「且不要斬我，回去說個信來。」蘇侯曰：「這是個獸子，推出斬了！」土行孫曰：「你不肯我就跳了。」衆人大笑。正是：

仙家秘授真奇妙，

迎風一晃影無蹤。

衆人一見大驚，忙至帳前來稟啓老爺，方纔將矮子推出轅門，他把身子一扭，就不見了。蘇侯嘆曰：西岐異人甚多，無怪屢次征伐，俱是片甲不回，無能取勝。嗟嘆不已。鄭倫在旁，只是切齒，自己用丹藥敷貼，欲報一石之恨。次日，鄭倫又來請戰，坐名要女將。鄧嬋玉就要出馬，子牙曰：不可，他此來必有深意。哪吒應曰：弟子願往。子牙許之。哪吒上了風火輪出城，大呼曰：來者可是鄭倫？鄭倫答曰：然也。哪吒不答話，登輪就殺。鄭倫急用杵相還，輪獸交兵，怎見得有讚爲證：

哪吒怒發氣吞牛，鄭倫惡狠展雙眸；火尖鎗擺噴雲霧，寶杵施開轉捷稠。這一個傾心輔佐周王駕，那一個有意能分紂王憂；二將大戰西岐地，江沸山翻神鬼愁。

話說鄭倫大戰哪吒，恐哪吒先下手，把杵一擺，烏鴉兵如長蛇一般，都拿着撓鈎套索，前來等着。哪吒看見，心下著忙，只見鄭倫對着哪吒一聲哼，哪吒無魂魄，怎能得跌下輪來？鄭倫見用此術，不能響應，大驚曰：吾師秘授，隨時響應，今日如何不驗？又將白光吐出鼻子竅中。哪吒見頭一次不驗，第二次就不理他。鄭倫着忙，連哼第三次，哪吒笑曰：你這匹夫害的是甚麼病，只管哼！鄭倫大怒，把杵劈面亂打。又戰三十回合，哪吒把

乾坤圈祭在空中，一圈打將下來。鄭倫難逃此厄，正中其背；只打得筋斷骨折，幾乎墜騎，敗回行營。哪吒得勝回來，見子牙將鄭倫如此如彼，被乾坤圈打傷敗回去，說了一遍。子牙大喜，上了哪吒功。且說蘇侯聞鄭倫失機，至中軍來見；蘇侯見鄭倫着傷，站立不住，其實難當。蘇侯借此要說鄭倫，乃慰之曰：「鄭倫觀此天命有在，何必強爲？前聞天下諸侯歸周，俱欲共伐無道；只聞太師屢欲扭轉天心，故此俱遭屠戮，實生命之難。我今奉敕征討，你得功莫非暫時僥倖耳。吾見你着此重傷，心下甚是不忍；我與你名爲主副之將，實有手足之情。今見天下紛紛，刀兵未息，此乃國家不祥，人心天命可知。昔堯帝之子丹朱不肖，堯崩天下不歸丹朱，而歸於舜；舜之子商均亦不肖，舜崩天下不歸商均，而歸於禹。方今世亂如麻，真假可見；從來天運循環，無往不復。今主上失德，暴虐亂常，天下分崩，黯然氣象，莫非天意也。我觀你遭此重傷，是上天驚醒你我；且我思順天者昌，逆天者亡，不若歸周，共享安康，以伐無道。此正天心人意，不卜可知。你意下如何？」鄭倫聞言，正色大呼曰：「君侯此言差矣！天下諸侯歸周，君侯不比天下諸侯，乃是國戚；國亡與亡，國存與存。今君侯受紂王莫大之恩，娘娘享宮闈之寵，今一旦負國，謂之不義。今國事艱難，不思報效，而欲歸反叛，謂之不仁；鄭倫竊爲君侯不取也！若爲國

損生，捨身報主，不惜血肉之軀，以死自誓，乃鄭倫忠君之愿，其他非所知也。蘇護曰：將軍之言雖是，古云：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仕。古人有行之不損名者，伊尹是也。黃飛虎官居王位，今主上失德，有乖天意，人心思亂，故捨紂而歸周。鄧九公見武王子牙以德行仁，知其必昌，紂王無道，知其必亡，亦捨紂而從周。所以人要見機順時行事，不失爲智；你不可執迷，恐後悔無及。鄭倫曰：君侯既有歸周之心，我決然不順從於反賊！待我早間死，君侯早上歸周；我午後死，君侯午後歸周；我忠心不改，此頸可斷，心不可污，轉身回帳，調養傷痕不題。且說蘇侯退帳，沈思良久，命蘇全忠後帳治酒，二鼓時分，卽命全忠往後營，把黃飛虎父子放了，請到帳前。蘇護下拜，請罪言曰：末將有意歸周久矣！黃飛虎忙答拜曰：今蒙盛德，感賜再生，前聞君侯意欲歸周，使我心懷渴思，喜如雀躍，故末將纔至營前，欲會君侯，問其虛實耳。不期被鄭倫所擒，有辱君命；今蒙開其生路，有何分付？愚父子唯命是從。蘇護曰：不才久欲歸周，不能得便，今奉敕西征，實欲乘機歸順，怎奈偏將鄭倫，堅執不允。我將言語開說，上古順逆有歸之語，他只是不從；今特設此酒，請大王公子少敘心曲，以贖不才冒瀆之罪。飛虎曰：君侯旣肯歸順，宜當速行！雖然，鄭倫執拗，只可用計除之。大丈夫先立功業，共扶明主，垂名竹帛，豈得區

區效匹夫匹婦之小忠小諒哉？酒至三更，蘇護起身言曰：大王賢公子出後糧門，回見姜丞相，把不才心事呈於丞相，以知吾之心腹也。遂送黃飛虎父子回城。飛虎至城下叫門，城門上聽得是武成王，連忙黃夜開門，來見子牙。子牙聽得是三更天氣，報黃飛虎回來，忙傳令開城門。少時，飛虎至相府，來見子牙。子牙曰：黃將軍被妖惡所獲，爲何黃夜而歸？黃飛虎把蘇護心欲歸周之事，一一說了一遍。只是鄭倫把持，不得遂其初心，再等一兩日，他自有處治。不表飛虎回城。且說蘇侯父子不得歸周，作何商議？蘇全忠曰：不若乘鄭倫身着重傷，修書一封打入城中，知會子牙前來劫營，將鄭倫生擒進城，看他歸順不歸順。任姜丞相處治，孩兒與爹爹早得歸周，恐後致生疑惑。蘇護曰：此計雖好，只是鄭倫也是個好人，必須周旋得他方可。全忠曰：只是不要傷他性命便了。蘇護大喜，明日准行。父子計議停當，來日行事。有詩爲證：

蘇侯有意欲歸周，怎奈門官不肯投。只是子牙該有厄，西岐傳染病無休。

話說鄭倫被哪吒打傷肩背，雖有丹藥，只是不好；一夜聲喚，睡臥不寧。又思主將心意歸周，恨不能卽報國恩，以遂其忠悃；其如凡事不能就緒，如之奈何。且說蘇護次日陞帳打點行計，忽聽得把轅門官旗報入中軍，有一道人，三隻眼，穿大紅袍，要見老爺。蘇

不是道家出身，不知道門尊大，便叫令來。左右出轅門，報與道人。道人聽得叫令來，不曾說個請字，心下鬱鬱不樂。欲待不進營去，恐辜負了申公豹之意。道人自思：且進營去，看他如何。只得忍氣吞聲，進營來至中軍。蘇侯見道人來，不知何事。道人見蘇侯曰：貧道稽首了！蘇侯亦還禮畢，問曰：道者今到此間，有何見諭？道者曰：貧道特來相助老將軍，共破西岐，擒反賊以解天子。蘇侯曰：道者住居那裏，從何處而來？道人答曰：吾從海島而來，有詩爲證：

弱水行來不用船，周遊天下妙無端；
陽神出竅人難見，水虎牽來事更玄。

九龍島內經修煉，截教門中我最先；
若論衲子名和姓，呂岳聲名四海傳。

話說道人作罷詩，對蘇護曰：衲子乃九龍島聲名山鍊氣士是也，姓呂名岳，因申公豹請我來助老將軍，將軍何必見疑乎？蘇侯欠身請坐，呂道人也不謙讓，就上坐了；只聽得鄭倫聲喚曰：痛殺吾也！呂道人問：是何人叫苦？蘇侯暗想：把鄭倫扶出來，嚇他一嚇。蘇侯答曰：是五軍大將鄭倫，被西岐府官打傷了，故此叫苦。呂道人曰：且扶他出來，待吾看看如何？左右把鄭倫扶將出來，呂道人一看，笑曰：此是乾坤圈打的不妨，待吾救你。豹皮囊中取出一個葫蘆，倒出一粒丹藥，用水研開，敷於上面，如甘露沁心一般，卽

時全愈。鄭倫今得重傷全愈，正是：

猛虎又生雙脅翅，

蛟龍依舊海中來。

鄭倫傷痕全愈，遂拜呂岳爲師。呂道人曰：你既拜吾爲師，助你成功便了。在帳共論破敵之事。蘇侯嘆曰：正欲行計，又被道人所阻，深爲可恨！且說鄭倫見呂岳不出去見陣，上帳啓曰：老師既爲商朝弟子，聽候老師法旨，可見陣會會姜子牙。呂岳曰：吾有四位門人，未曾來至，待他們一來，管取你克西岐，助你成功。又過數日，來了四位道人，至轅門問左右曰：裏邊可有一呂道長麼？煩爲通報，有四門人來見。軍政官報入中軍，啓老翁，外有四位道人，要見老翁。呂岳曰：是吾門人來了！着鄭倫出轅門來請。鄭倫至轅門，見四道者臉分青黃赤黑，或挽着雙髻，或戴道巾，穿青黃黑赤各色道袍，身長一丈六七尺，行如虎狼，眼露睛光，甚是兇惡。鄭倫欠背躬身曰：老師有請。四位道人也不謙讓，逕至帳前，見呂道人行禮畢，口稱老師，兩邊站立。呂岳問曰：爲何來遲？內有一穿青者答曰：因攻伐之物，未曾製完，故此來遲。呂岳謂四門人曰：這鄭倫乃新拜吾爲師的，亦是你等兄弟。鄭倫從新與四人見禮。禮畢，鄭倫欠身請問曰：四位師兄高姓大名？呂岳用手指着一位曰：此位姓周名信，此位姓李名奇，此位姓朱名天麟，此位姓楊名文輝。

鄭倫也通了姓名，遂治酒款待，飲至二更方散。次日，蘇侯陞帳，又見來了四位道者，心中十分不悅，懊悔在心。呂岳曰：「今日你四人誰往西岐走一遭？內有一道者曰：弟子願往。」呂岳許之。那道人抖擻精神，自恃胸中道術，出營步行，來會西岐。不知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蘇侯擇主而事，棄暗投明，固是賢士；但身係紂王戚臣，不思捨身報主，效龍逢比干，以直諫死，真有愧於諸君子萬世之下。以此爲口實者，蘇侯其罪之魁乎！

又評：鄭倫乃裨將也，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真是有血性男子。看其對蘇侯數語，真使蘇侯父子汗下。

第五十八回 子牙西岐逢呂岳

疫痢瘟瘧幾遍災，子牙端是有奇才；匡扶社稷開基域，保護黔黎脫禍胎。

劫運往來神鬼哭，兵戈時至士民哀；何年得遇清平日，瑞靄氤氳萬歲臺？

話說周信提劍來至城下請戰，報入相府。有一道人請戰，子牙聞說，連日未曾會戰。今日忽來一道人，畢竟又是異人，便問誰去走一遭。傍有金吒欠身而言曰：「弟子願往。」

牙許之。金吒出城，見此道人，生的十分兇惡。怎見得，有詩爲證：

髮似硃砂臉帶綠，獠牙上下金睛目；
道袍青色勢猙獰，足下麻鞋雲霧簇。

手提寶劍電光生，胸藏妙訣神鬼哭；
行瘟使者降西岐，正是東方甲乙木。

話說金吒問曰：道者何人？周信答曰：吾乃九龍島煉氣士周信是也。聞爾等仗崑崙之術，滅吾截教，情殊可恨！今日下山，定然與你等見一高下，以定雌雄。綽步執劍來取。金吒用劍急架相還；未及數合，周信抽身便走。金吒隨後趕來。周信揭開袍服，取出一磬，轉身對金吒連敲三四下。金吒把頭搖了兩搖，卽時面如金紙，走回相府，聲喚只叫：頭痛殺我！子牙問其詳細。金吒把趕周信事說了一遍。子牙不語。金吒在相府晝夜叫苦。且說次日，又報進相府：又有一道人請戰。子牙問左右：誰去見陣？走一遭？旁有木吒曰：弟子願往。木吒出城，見一道人挽雙抓髻，穿淡黃服，面如滿月，三柳長髯。怎見得，有詩爲證：

面如滿月眼如球，淡黃袍服繡花禽；
絲絛上下飄瑞彩，腹內元機海漾深。

五行道術般般會，灑豆成兵件件精；
兌地行瘟號使者，正屬西方庚辛金。

話說木吒大喝曰：你是何人？敢將左道邪術，傷吾兄長，使他頭疼，想就是你了！李奇曰：

非也。乃是吾道兄周信，吾乃呂岳門人李奇是也。木吒大怒，都是一班左道邪黨，輕移大步，執劍當空來取李奇。李奇手中劍劈面交還。二人步戰之間，劍分上下，要賭雌雄。一個是肉身成聖的木吒，施威仗勇；一個是瘟部內有名的惡煞，展開凶光。往來未及五七回合，李奇便走，木吒隨後趕來。二人步行，趕不上一箭之地，李奇取出一旛，拿在手中，對木吒連搖數搖，木吒打了一個寒噤，不去追趕。李奇也全然不理，逕進大營去了。且說木吒一會兒面如火紙，渾身上如火燎，心中似油煎，解開袍服，赤身來見子牙，只叫：「不好了！子牙大驚，急問：「怎的這等回來？」木吒跌倒在地，口噴白沫，身似炭火。子牙命扶往後營。子牙問掠陣官木吒如何怎樣回來，掠陣官把木吒追趕搖旛之事說了一遍。子牙不知其故，此又是左道之術，心中甚是納悶。且說李奇進營，回見呂岳，道人問曰：「今日會的何人？」李奇曰：「今日會木吒，弟子用法旛一展，無不響應，因此得勝，回見師尊。」呂岳大悅，心中樂甚，乃作一歌：

不負玄門訣，工夫修煉來；
爐中分好歹，火內辨三才。
陰陽定左右，符印最奇哉；
仙人逢此術，難免殺身災。

呂岳作罷歌，鄭倫在旁，口稱：「老師！二日成功，未見擒人捉將，方纔聞老師作歌最奇，甚

是歡喜，其中必有妙用，請示其詳。呂岳曰：你不知吾門人所用之物俱有玄妙，只略展動了，他自然絕命。何勞持刀用劍殺他？鄭倫聽說，贊嘆不已。次日，呂岳令朱天麟：今日你去走一遭，也是你下山一場。朱天麟領法旨，提劍至城下，大呼曰：着西岐能者會吾！有探事的報入相府，子牙雙眉不展，問左右曰：誰去走一遭？旁有雷震子曰：弟子願往。子牙許之。雷震子出城，見一道人，生的兇惡，怎見得，有詩爲證：

巾上斜飄百合纓，面如紫棗眼如鈴；身穿紅服如噴火，足下麻鞋似水晶。

絲絲結就陰陽扣，寶劍揮開神鬼驚；行瘟部內居離位，正按南方火丙丁。

話說雷震子大呼曰：來的妖人，仗何邪術，敢困吾二位道兄也？朱天麟笑曰：你自恃猙獰古怪，發此大言，誰來怕你？是你也不知我是誰，吾乃九龍島的朱天麟便是。你通名來，也是我會你一番。雷震子笑曰：諒爾不過一草莽之夫，焉能有甚道術？雷震子把風雷翅分開，飛起空中，使動黃金棍，劈頭就打。朱天麟手中劍急架相還。二人相交戰未數合，大抵雷震子在空中使起黃金棍，往下打將來。朱天麟如何招架得住？只得就走。雷震子方纔要趕，朱天麟將劍往雷震子一指，雷震子在空中架不住風雷二翅，一聲響落將下來，便往西岐城內，跳將進來。走至相府，子牙一見走來之勢不好，子牙出席。

急問雷震子曰：你爲何如此？雷震子不言，只是把頭搖，一交跌倒在地。子牙仔細定睛，看不出他蹊蹺緣故，心中十分不樂，命擡進後廳調息。子牙納悶，且說宋天麟回見呂岳，言如法治雷震子，無不應聲而倒。呂道人大悅，次日又着楊文輝來城下請戰，左右報入相府。今日又是一位道人搦戰，子牙聞報，心上躊躇。一日換一箇道者，莫非又是十絕陣之故事？子牙心中疑惑，只見龍鬚虎要去見陣，子牙許之。龍鬚虎出城，見一道人，面如紫草，髮似鋼鍼，頭戴魚尾金冠，身穿卓服，飛步而來。怎見得，有詩爲證：

頂上金冠排魚尾，面如紫草眼光煒；
絲縑彩結扣連環，寶劍砍開天地髓。
草履斜登雲霧生，胸藏秘訣多文斐；
封神臺上有他名，正按坎宮壬癸水。

話說龍鬚虎見道人大呼曰：來者何人？楊文輝一見大驚，看龍鬚虎形相古怪稀奇，問曰：通過名來。龍鬚虎曰：吾乃姜尚門人，龍鬚虎是也。楊文輝大怒，仗劍來取；龍鬚虎發手有石，只管打將下來。楊文輝不敢久戰，掩一劍便走。龍鬚虎隨後趕來，楊文輝取出一條鞭，對着龍鬚虎一頓轉；龍鬚虎忽的跳將回去，發着石頭，盡行力氣，打進西岐，直打到相府，又打上銀安殿來。子牙忙着兩邊軍將，快與吾拿下去！衆將官用鈎連鎗，鈎倒在地，網將起來；龍鬚虎口中吐出白沫，朝着天，睜着眼，只不作聲。子牙無計可施，不

知就裏，這個是瘟部中四個行瘟使者：頭一位周信，按東方使者，用的磬名之曰頭疼磬；第二位李奇，按西方使者，用的旛名曰發燥旛；第三位朱天麟，按南方使者，用的劍名曰昏迷劍；第四位楊文輝，按北方使者，用的鞭名曰散瘟鞭，故此瘟部之內，先着四個行瘟使者，先會門人，此乃子牙一災又至。姜子牙那裏得知？子牙正在中府謂楊戩曰：吾師言三十六路伐西岐，算將來有三十路矣。今日又逢此道者，把吾四個門人困住，聲教痛苦，使吾心下不忍。如何是好？將奈之何？正議間，忽旗門官報曰：有位三隻眼道人請丞相答話。哪吒楊戩在傍曰：今連戰五日，一日換一個，不知他營中有多少截教門人？師叔會他，便知端的。子牙傳令，擺隊伍出城，炮聲響亮，兩扇門開，左右列興周滅紂英雄，前後立玉虛門下。且說呂岳見子牙出城，兵勢嚴整，果然比別人不同。正是：

果然紀律分嚴整，

不亞當年風后強。

話說子牙見黃旛脚下，有一道人，穿大紅袍服，面如藍靛，髮似砂砾，三目圓睜，騎金眼駝，手執寶劍，大呼曰：來者可是姜子牙麼？子牙答曰：然也。子牙曰：道兄是那座名山，何處仙府？今往西岐，屢敗吾門下，道兄何所見而爲？今紂王無道，周室興仁，天下共見，從來人心歸順真主，道兄何必強爲？常言順天者存，逆天者亡。今我周鳳鳴岐山，英雄聞

出，豪傑歸心；道兄又何得逆天而行，任一己私意哉？況道兄在道門久鍊，豈不知封神榜乃三教聖人所定，非吾一己之私；今吾奉玉虛符命，扶助真主，不過完天地之劫數，成氣運之遷移。今道兄既屢得勝，不過一時僥倖成功；若是劫數來臨，自有破你之術，勸道兄不得恃強，無貽伊戚。呂岳曰：吾乃九龍島鍊氣之士，名爲呂岳，只因你等恃闡教門人，侮吾截教，吾故令四個門人，略略使你知道，今日特來會你一會，共決雌雄。只是你死日甚近，幸無追悔。你聽我道來：

截教門中我最先，玄中妙訣許多言；
五行道術尋常事，駕霧騰雲只等閒。

腹內離龍併坎虎，捉來一處自熬煎；
鍊就純陽乾體健，九轉還丹把壽延。

八極神遊真自在，逍遙任意大羅天；
今日降臨西岐地，早早投戈免罪愆。

呂岳道罷，子牙笑曰：據道兄所談，不過峨眉山如趙公明，三仙島雲霄瓊霄碧霄之道，一旦俱成畫餅；料道兄此來，不過自取殺身之禍耳！呂岳大怒罵曰：姜尚，你有何能，敢發如此狂言？縱開金眼駝，執手中劍飛來直取子牙；劍急架忙迎，楊戩在旁縱馬搖刀飛來，大呼曰：師叔，弟子來也！楊戩不分好歹，照頂上剝來；呂岳手中劍架刀隔劍，哪吒登開風火輪，使開火尖鎗，沖殺過來。黃天化在旗門脚下，忍不住心頭火起，雖是然蘇

侯放歸吾父子，難道我不如他們？只要成功，顧不得了。催開玉麒麟，殺將過來，把呂岳圍在當中。且言旗門下鄭倫，看見黃天化殺將過來，呀的一聲，幾乎墜於獸下。長吁嘆曰：「誰知我爲紂王擒將立功，原來主將有意歸周，又將黃家父子放回去了。」鄭倫自思：「這番捉住，卽時打死，絕其他念。」急催開金睛獸，大呼黃天化曰：「吾來也！」天化見了讎人，把轉麒麟，雙鎚并起，力敵鄭倫。哪吒見黃天化敵住了鄭倫，恐怕有失，忙登回風火輪，撥鎗劈心就刺。鄭倫大叫曰：「黃公子，你去拿呂岳，吾來殺此匹夫！」鄭倫曾被哪吒乾坤圈打過一回，大抵心中十分怯他，縱戰俱是不濟。先是留心着意，防哪吒動手。且說子牙見楊戩使刀敵住呂岳，又見黃天化助力，土行孫也提邠鐵棍，滾將進來。鄧嬋玉在轅門下看戰，呂岳見周將有增，隨將心手搖動三百六十骨節，霎時現出三頭六臂；一隻手執形天印，一隻手擎住瘟疫鐘，一隻手持定形瘟旛，一隻手執住指瘟劍，雙手使劍現出青面獠牙。子牙見了呂岳，現如此形相，心中十分懼怕。楊戩見子牙怯戰，卽將馬走出圈子外，命金毛童子拿金丸在手，拽滿扣兒一金丸，是打中呂岳肩背。黃天化見楊戩成功，把玉麒麟跳遠去，回手一火龍標，把呂岳腿上打了一標。子牙見呂岳着傷，祭起打神鞭，這一鞭正中呂岳響一聲，墜下金眼駝來，借土遁去了。鄭倫見呂岳失

機不能取勝心下一慌被哪吒一鎗正中肩背幾乎閃下獸來敗進營門子牙不趕鳴金收兵且說蘇侯父子在轅門見呂岳失機着了重傷鄭倫也着了傷心中大悅這匹夫該當如此呂岳回進營中軍帳坐定被打神鞭打的三昧火從竅中而出四門人來問老師曰今日不意反被他取了勝呂岳曰不妨吾自有道理隨將葫蘆中取藥自啖仍復笑曰姜尙你雖然取勝一時你怎逃滅一城生靈之禍鄭倫着傷呂岳又將藥救之呂岳至一更時分命四門人每一人拿一葫蘆瘟丹借五行遁進西岐城呂岳乘了金眼駝也在當中把瘟丹用手抓着往城中按東南西北灑至三更方回不表且說西岐城中那知此丹俱入井泉河道之中人家起來必用水火爲急濟之物大家小戶天子文武士庶人等凡吃水者滿城盡遭此厄不一二日一城中煙火全無街道上并無人走皇城內人聲寂止靜聞有聲喚之音相府內衆門人也逢此難內有二人不遭此殃哪吒乃蓮花化生楊戩有元功變化故此無災二人見滿城如此心中十分着慌哪吒進內庭看武王楊戩在相府照顧又不時要上城看守二人計議城中止有二人若是呂岳加兵攻打如之奈何楊戩曰不妨武王乃聖明之君其福不小師叔該有這處苦楚定有高明之士來佐不言二人在城上商議且說呂岳散了瘟丹次日在帳前對

蘇侯等言曰：我今一日與汝等成功，不用張弓隻箭，六七日之內，西岐一羣生靈，盡皆死絕。爾等速速奏凱回兵，不負我下山一遭。鄭倫曰：連日西岐不見城上有人。呂岳曰：一羣衆生，盡逢大劫，不久身亡。鄭倫曰：既西岐城人民俱遭困厄，何不調一枝人馬，殺進城中，剪草除根？呂岳曰：也使得。鄭倫欣然領了蘇侯令，調出人馬來，要出商營。且說楊戩在城上，看見鄭倫調兵出營，哪吒着慌，問楊戩曰：人馬殺來，你我二人焉能抵擋大衆人馬？楊戩曰：不要忙，吾自有退兵之策。楊戩連忙把土與草拿了兩把，望空中一灑，喝聲疾！西岐城上盡是彪軀大漢，往來耀武。鄭倫擡頭看時，見城上人馬，反比前不相同，故此不敢攻城。有詩爲證：

楊戩神機妙術奇，呂岳空自費心機；
武王洪福包天地，應合姜公遇難時。

話說鄭倫見西岐城上人馬，軒昂驍勇，不敢進城，徐徐退進營來。見呂岳言曰：城上有人。且說楊戩雖用此術，不過一時三刻，且救目前之急，不能常久。哪吒正憂煩間，聽得空中鶴淚之聲，原來是黃龍真人，跨鶴而來，落在城上，哪吒楊戩下拜，口稱老師。真人曰：你師父可曾來？楊戩答曰：家師不曾來。黃龍真人至相府，來看子牙，又入內庭看過武王，復出皇城，上了城，玉鼎真人方駕縱地金光法而至。黃龍真人曰：道兄爲何來遲？

玉鼎真人曰：我借金光縱地，故此來遲；今呂岳將此異術，治此一郡衆生，遭逢大厄，今若楊戩速往火雲洞，見三聖大師，速取丹藥，可救此愆。楊戩領命，逕往火雲洞來。正是：足踏五行生霧彩，週遊天下只須臾。

話說楊戩借土遁來至火雲洞，此處雲生八處，霧起四方，挺生秀柏，屈曲蒼松，真好所在！怎見得：

巨鎮東南，中天勝岳；芙蓉峯聳聳，紫蓋嶺巍巍。百草含香味，爐煙鶴唳蹤；上有玉虛之寶籙，朱陸之靈臺。舜巡禹禱，玉簡金書；樓閣飛青鸞，亭臺隱紫霧。地設名山雄宇宙，天開仙境透三清；幾個桃梅花正放，滿山瑤草色皆舒。龍潛澗底，虎伏崖前；幽鳥如訴語，馴鹿近人行。白鶴伴雲棲老檜，青鸞丹鳳向陽鳴；火雲福地真仙境，金闕仁慈治世公。

話說楊戩不敢擅入，伺候多時，只見一童兒出洞府，楊戩上前稽首曰：師兄，弟子乃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門徒楊戩，今奉師命，特到此處，參謁三聖老爺，借師兄轉達一聲。童兒曰：你可知道三聖人是誰？如何以老爺相稱？楊戩欠身曰：弟子不知。童兒曰：你不知不怪你。此三聖乃天地人三皇帝主。楊戩曰：多感師兄指教，其實弟子不知。童兒

進洞府，少時出來曰：三位皇爺，命你相見。楊戩進洞府，見三位聖人，當中一位，頂生二角；左邊一位，披葉蓋肩，腰圍虎豹之皮；右邊一位，身穿帝服。楊戩不敢僭越階次，只得倒身下拜，言曰：弟子楊戩，奉玉鼎真人之命，今爲西岐武王，因呂岳助蘇護征伐其地，不知用何道術，將一郡生民盡行臥床不起，呻吟不絕，晝夜不寧。武王命在旦夕，姜尚死在須臾，弟子奉師命，特懇金容大法慈悲，救拔無辜生靈，實乃再造洪恩，德如淵海！楊戩訴罷，當中一位聖人，乃伏羲皇帝，謂左邊神農曰：想吾輩爲君和八卦，定禮樂，併無禍亂，方今商運當衰，干戈四起，想武王德業日盛，紂惡貫盈，以周伐紂，此是天數。但申公豹扭轉天心，助惡爲虐，邀請左道，大是可恨！御弟不可辭勞，轉濟周功，不負有德之業。神農答曰：皇兄此言有理。忙起身入後，取了丹藥，付與楊戩曰：此丹三粒，一粒救武王宮眷，一粒救子牙諸多門人，一粒用水化開，用楊枝細灑西城。凡有此疾者，傳名爲染之疫。楊戩叩首在地，拜謝出洞。神農復叫楊戩分付曰：你且站住。神農出來，一同往紫芝崖來，尋了一遍，忽然拔起一草，遞與楊戩。你將此寶帶回人間，可治傳染之疾。若凡世間遭此苦厄，先取此草服之，其疾自愈。楊戩接草跪而啓曰：此草何名？留傳人間濟救寒疫，懇切明示。神農道：你聽我道來，有偈爲證：

此草生來蓋世無，紫芝崖下用功夫；常桑曾說玄中妙，寒門發表是柴胡。
話說楊戩得此柴胡草，并丹藥，離了火雲洞，逕往西岐而來，早至城上，見師父回話。玉鼎真人問：取丹藥一事如何？楊戩把神農分付的言語，細細說了一遍。玉鼎真人依法而行，將三粒丹藥，如法製度，果然好丹藥。正是：

聖主洪福無邊遠，

呂岳何須枉用心？

話說呂岳過了七八日，在營對衆門人曰：西岐人民，想已盡絕。蘇侯在中軍，聽得呂岳道人之言，心下十分不樂。又過數日，蘇侯暗出大營，來看西岐城上，只見旗旛依舊，往來不斷行人，看哪吒精神抖擻，楊戩氣概軒昂，心下大悅。呂岳之言，不過愚惑吾等耳！可將言語激他一番。遂進中軍，對呂岳曰：老師言西岐人民盡絕，如今反有人馬往來；戰將威武，此事不實了，老師將何法處之？不可以前言爲戲。呂岳聞言，起身曰：豈有此理？蘇侯曰：此不才適纔經目看將來的，豈敢造次亂言？呂岳就出營一看，果然如此，指一算，不覺失聲大叫曰：原來玉鼎真人往火雲洞借了丹藥，以救此一城生靈之厄。忙命四門人鄭倫、你等每門調三千人馬，乘他身弱無力支持，殺進城中，盡行屠戮。鄭倫領命，來問蘇侯調人馬，破西岐。蘇侯情知呂岳不能破子牙，遂將一萬二千人馬調

出周信領三千，往東門殺來；李奇領三千，往西門殺來；朱天麟領三千，往南門殺來；楊文輝領三千，同呂岳往北門殺來。鄭倫在城外打點進城。且說哪吒在城上，看見成湯營裏發出人馬，殺奔城前；忙見黃龍真人曰：「城內空虛，止有四人焉能護持得來？」黃龍真人曰：「不妨。」命楊戩你往東門迎敵，開門讓他進來，吾自有道理。哪吒，你往西門，也是如此。玉鼎真人，你在南門，我貧道在北門，把他誑進城來，我自有道理處治。且說呂岳把四個門人點出來，取西岐城，不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蘇侯要歸周，偏有這些強神惡煞來幫助，果是天意如此。這些事須要與近日推算者商量。

又批：瘟疫惡病也；瘟疫死者惡煞也。今人惡之更深，避之亦力，當時便自如此，無怪近日諱之。

第五十九回 殷洪下山收四將

紂王惡極已無恩，安得延綿及子孫？非是申公能反國，只因天意絕商門。收來四將皆逢劫，自過三災若返魂；塗炭一場成個事，封神臺上泣啼痕。話說周信領三千人馬，殺至城下；一聲響，沖開東門往城裏殺來，金鼓喧天，喊聲大振。

楊戩見人馬俱進了城，把三尖刀一擺，大呼：周信，是你自來取死，不要走，吃吾一刀！周信大怒，執劍飛來直取楊戩的刀，赴面交還。話分兩頭，李奇領三千人馬，殺進西門，有哪吒截住廝殺；朱天麟領人馬殺進西門，有玉鼎真人截住去路。楊文輝同呂岳殺進北門，只見黃龍真人跨鶴大喝一聲：呂岳慢來！你欺敵擅入西岐，真如魚游釜中，鳥投網裏，自取其死！呂岳一見是黃龍真人，喝曰：你有何能，敢出此大言？將手中劍來取真人，真人忙用劍遮架，正是：

神仙殺戒相逢日，

只得將身向火中。

黃龍真人用雙劍來迎，呂岳在金眼駝上，現出三頭六臂，大顯神通；一位是了道真仙，一位是瘟部鼻祖。不說呂岳在北門，且說東門楊戩戰周信，未及數合，楊戩恐人馬進來，殺戮城中百姓；隨將哮天犬祭在空中，把周信夾頸子上一口咬住不放。周信欲待掙時，早被楊戩一刀揮爲兩段，一道靈魂往封神臺去了。楊戩大殺商兵，三軍逃出城來，各顧性命，楊戩往中央來接應。且說哪吒在西門，與李奇大戰交鋒，未及數合，李奇並非哪吒敵手，被哪吒乾坤圈打倒在地，脅下加了一鎗，一靈也往封神臺去了。玉鼎真人在南門戰朱天麟，楊戩飛馬接應，只見哪吒殺了李奇，登風火輪，趕殺士卒，勢如

猛虎三軍逃走。呂岳戰黃龍真人，真人不能敵，且敗往正中央來。楊文輝大叫：「拿住黃龍真人！」哪吒聽見三軍吶喊，振動山川，急來看時，見呂岳三頭六臂，追趕黃龍真人。哪吒大叫：「呂岳不要恃勇，吾來了！」把鎗斜刺裏殺來，呂岳手中劍架鎗大戰。哪吒正戰，楊戩馬到，使開三尖刀，如電光耀目。玉鼎真人祭起斬仙劍，誅了朱天麟，又來助楊戩。哪吒會戰呂岳。西岐城內，只有呂岳、楊文輝二人。且說子牙坐在銀安殿，其疾方愈，未能復元。左右站立幾個門人：雷震子、金吒、木吒、龍鬚虎、黃天化、土行孫。只聽的喊聲振地，鑼鼓齊鳴。子牙慌問衆門人，衆門人俱曰：「不知。傍有雷震子曰：『待弟子看來。』把風雷翅飛開空中一看，知是呂岳殺進城來。忙轉身報於子牙。呂岳欺敵，殺入城來。金吒、木吒、黃天化聞言，恨呂岳深入骨髓，五人同聲大叫：『今日不殺呂岳，怎肯干休！』齊出相府。子牙阻攔不住。呂岳正戰之間，只見金吒大呼曰：『兄弟不可走了！』呂岳忙把遁龍樁祭在空中。呂岳見此寶落將下來，忙將金眼駝拍一下，那駝四足就起風雲，方欲起去，不防木吒將吳鉤劍祭起砍來。呂岳躲不及，被劍砍下一隻膀臂，負痛逃走。楊文輝見勢不好，亦隨師敗下陣去。且說呂岳敗走，來至一山，心中十分驚懼，下了坐騎，倚松靠石，少憩片時，對楊文輝曰：『今日之敗，大辱吾九龍島聲名！如今往那裏去覓一道友來報。

吾今日之恨？話猶未了，聽得腦後有人唱道情而來。歌曰：

烟霞深處隱吾軀，修煉天皇訪道機；一點真元無破漏，易拖白虎過橋西。消磨天地須臾，人稱我全真客；伴龍虎，守茅廬，過幾世固守男兒。

呂岳聽罷，回頭一看，見一人非俗非道，頭戴一頂盔，身穿道服，手執降魔杵，緩緩而來。呂岳立身言曰：來的道者是誰？其人答曰：吾非別人，乃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門下。韋護是也。今奉師命下山，佐師叔子牙東進五關滅紂，今先往西岐，擒拿呂岳，以爲進見之功。楊文輝聞言大怒，大喝一聲曰：你這廝好膽大，敢說欺心大話！縱步執劍來取韋護。韋護笑曰：事有湊巧，原來此處正與呂岳相逢。二人輕移虎步，大殺山前，只三五回合，韋護祭起降魔杵，怎見好好寶貝，有詩爲證：

曾經煨煉爐中火，製就降魔杵一根；護法沙門多有道，文輝遇此絕真魂。

話說此寶拿在手中，輕如灰草，打在人身上，重似泰山。楊文輝見此寶落將下來，方要脫身，怎免此厄，正中頂上，可憐打的腦漿迸出，一道靈魂，進封神臺去了。呂岳又見折了門人，心中大怒，大喝曰：好孽障！敢如此大膽，欺侮於我！提手中劍，飛來直取，見韋護展開寶杵，變化無窮。一個是護三教法門全真，一個是第三部瘟部正神。兩家來往有

五七回合，韋護又祭起寶杵，呂岳觀之，料不能破此寶，隨借土遁，駕黃光而去。韋護見走了呂岳，收了降魔杵，逕往西岐來。早至相府，門官通報：有一道人求見。子牙聽得是道者，忙道：請來。韋護至簷前，翻身下拜，口稱：師叔！弟子是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門下，韋護是也。今奉師命來佐師叔，共輔西岐。弟子中途曾遇呂岳，兩下交鋒，被弟子用降魔杵打死了一個道者，不知何名，單走了呂岳。子牙聞言大悅，且言呂岳回九龍島鍊瘟瘟傘不表。且說蘇侯被鄭倫阻住，不肯歸周，心下十分不樂。自思屢屢得罪了子牙，如何是好？且不言蘇侯納悶。話分兩頭，且言太華山雲霞洞赤精子，只因削了頂上三光，潛消胸中五氣，默坐於洞中，保養天元；只見有玉虛宮白鶴童子持札而至，赤精子接見白鶴童兒，開讀御札謝恩畢，方知姜子牙登臺拜將，請師叔西岐接駕。赤精子打發白鶴童兒回宮；忽然見門人殷洪在旁，道人曰：徒弟，你今在此，非是了道成仙之人；如今武王乃是仁聖之君，有事於天下，伐罪弔民，你姜師叔合當封拜東進五關，會諸侯於孟津，滅獨夫於牧野。你可卽下山助子牙一臂之力；只是你有一件事掣肘。殷洪曰：老師，弟子有何事掣肘？赤精子曰：你乃是紂王親子，你決不肯佐周。殷洪聞言，將口中牙一挫，二目圓睜道：老師在上，弟子雖是紂王親子，我與妲己有百世之讎，父不

慈子不孝。他聽妲己之言，刳吾母之目，烙吾母二手，在西宮死於非命。弟子時時飲恨，刻刻痛心！怎能得此機會，拿住妲己，以報吾母沈寃？弟子雖死無恨！赤精子聽罷，大悅。你雖有此意，不可把念頭改了。殷洪曰：弟子怎敢有負師命？道人忙取紫綬仙衣，陰陽鏡，水火鋒，拿在手中曰：殷洪，你若是東進時，倘遇佳夢關，有一火靈聖母，他有金霞冠，戴在頭上，放金霞三四十丈，罩着他一身。他看得見你，你看不見他。你穿此紫綬仙衣，可救你刀劍之災。又取陰陽鏡付與殷洪，徒弟此鏡半邊紅，半邊白，把紅的一晃，便是生路；把白的一晃，便是死路。水火鋒可以隨身護體。你不可遲留，快收拾去罷！吾不久也至西岐。殷洪收拾辭了師父下山。赤精子暗想：我爲子牙，故將洞中之寶，盡付與殷洪去了；他終是紂王之子，倘若中途心變，如之奈何！那時節反爲不美。赤精子忙叫殷洪，你且回來。殷洪曰：弟子既去，老師又令弟子回來，有何分付？赤精子曰：吾把此寶俱付與你，切不可忘我之言，保紂伐周。殷洪曰：弟子若無老師救上高山，死已多時，豈能望有今日？弟子怎敢背師言而忘之理？赤精子曰：從來人面是心非，如何保得到底？你須是對我發個誓來。殷洪隨口應曰：弟子若有他意，四肢俱成飛灰。赤精子曰：出口有願，你去罷。且說殷洪離了洞府，借土遁往西岐而來。正是：

神仙道術非凡術，

足踏風雲按五行。

話說殷洪駕土遁正行，不覺落將下來，一座古古怪怪的高山好凶險。怎見得，有詩爲證：

頂巔松柏接雲青，

石壁荆榛掛野籐；

萬丈崔嵬峯嶺峻，

千層峭險壑崖深。

蒼苔碧蘚鋪陰石，

古檜高槐結大林；

林深處處聽幽鳥，

石磊層層見虎行。

澗內水流如瀉玉，

路旁花落似堆金；

山勢險惡難移步，

十步全無半步平。

狐狸麋鹿成雙走，

野獸玄猿作對吟；

黃梅熟杏真堪食，

野草閒花不識名。

話說殷洪看罷山景，只見茂林中一聲鑼響，殷洪見一人，面如亮漆，海下紅鬚，兩道黃眉，眼如金鍍，皂袍烏馬，身穿一付金鎖甲，用兩條銀裝鏑，滾上山來，大叱一聲，如同雷鳴，問道：你是那裏道童，敢探吾之巢穴？劈頭就打一鏑。殷洪忙將水火鋒急架忙迎，步馬交還。山下又有一人大叫曰：長兄，我來了！那人戴虎磕腦，面如赤棗，海下長鬚，用駝龍鎗，騎黃驃馬，雙戰殷洪。殷洪怎敵得過二人？心下暗想：吾師曾分付陰陽鏡，按人生死，今日試他一試。殷洪把陰陽鏡拿在手中，把一面白的，對着二人一晃；那二人坐不住鞍轡，撞下塵埃。殷洪大喜，只見山下又有二人上山來，更是凶惡。一人面如黃金，短

髮虬鬚，穿大紅披銀甲，坐白馬，用大刀，真是勇猛。殷洪心下大怯，把鏡子對他一晃，那人又跌下鞍韉。後面一人見殷洪這等道術，滾鞍下馬，跪而告曰：望仙長大發慈悲，赦免三人罪愆。殷洪曰：吾非仙長，乃紂王殿下殷洪是也。那人聽了，叩頭在地曰：小人不知千歲駕臨，吾兄亦不知，望求恕饒。殷洪曰：吾與你非是敵國，決不害他。將那陰陽鏡把紅的半邊對三人一晃，三人齊醒回來，躍身而起，大叫曰：好妖道，敢欺侮我等！傍立一人，大呼曰：長兄不可造次，此乃是殷殿下也！三人聽罷，倒身下拜，口稱千歲。殷洪曰：請問四人高姓大名？內一人應曰：某等在此二龍山黃鋒嶺，嘯聚綠林，末將姓龐名弘，此人姓劉名甫，此人姓苟名章，此人姓畢名環。殷洪曰：觀你四人，一表非俗，真是當世英雄，何不隨我至西岐去，助武王伐紂如何？劉甫曰：殿下乃成湯苗裔，反不佐紂王而助周武者何也？殷洪曰：紂王雖是吾父，奈他絕滅彝倫，有失君道，爲天下所共棄；吾故順天而行，不敢違逆。你此山如今有多少人馬？龐弘答曰：此山有三千人馬。殷洪曰：既是如此，你們同吾往西岐，不失人臣之位。四人答曰：若千歲提攜，乃貴神所照，敢不如命。四將隨將三千人馬，改作官兵，打西岐號色，放火燒了山寨，離了高山，一路上前。正是：

殺氣冲空人馬進，

這場異事又來侵。

話說人馬非止一日，行在中途，忽見一道人跨虎而來。衆人大叫：虎來了！道人曰：不妨。此虎乃是家虎，不敢傷人，煩你報與殷殿下，說有一道者要見。軍士報至馬前曰：啓千歲，有一道者要見。殷洪原是道人出身，命左右住了人馬，請來相見。少時見一道者飄然而來，白面長鬚，上帳見殷洪，打個稽首。殷洪亦以師禮而待。殷洪問曰：道長高姓？道人曰：你師與吾一教，俱是玉虛門下。殷洪欠身，口稱師叔。二人坐下。殷洪問：師叔高姓大名？今日至此，有何見諭？道人曰：吾乃是申公豹也。你如今往那裏去？殷洪曰：奉師命往西岐，助武王伐紂。道人正色言曰：豈有此理？紂王是你甚麼人？殷洪曰：是弟子之父。道人大喝一聲曰：世間豈有子助他人，反伐父親之理？殷洪曰：紂王無道，天下叛之，今以天之所順行天之罰，天必順之。雖有孝子慈孫，不能改其愆尤。申公豹笑曰：你乃愚迷之人，執一之夫，不知大義。你乃成湯苗裔，雖紂王無道，無子伐父之理。況百年之後，特爲繼嗣之人，你何不思社稷爲重，聽何人之言，忤逆滅倫，爲天下萬世之不肖，未有若殿下之甚者！你今助武王伐紂，倘有不測，一則宗廟被他人之所壞，社稷被他人之所有，你久後死於九泉之下，將何顏相見你始祖哉？殷洪被申公豹一篇言語，說動其

心低頭不語，默默無言。半喇言曰：老師之言，雖則有理，我曾對吾師發咒，立意來助武王。申公豹曰：你發何咒？殷洪曰：我發誓說，如不助武王伐紂，四肢俱成飛灰。申公豹笑曰：此乃牙疼咒耳！世間豈有肉成爲飛灰之理？你依我之言，改過念頭，竟去伐周，久後必成大業，庶幾不負祖宗廟社之靈，與我一片真心耳。殷洪彼時聽了申公豹之言，把赤精子之語，丟了腦後。申公豹曰：如今西岐有冀州侯蘇護征伐，你此去與他合兵一處。我再與你講一高人，來助你成功。殷洪曰：蘇護女姐已將吾母害了，我怎肯與仇人之父共居？申公豹笑曰：怪人須在腹，相見有何妨？你成了天下，任你將他怎麼去報母之恨，何必在一時，自失機會？殷洪欠身謝曰：老師之語，大是有理。申公豹說反了殷洪，跨虎而去。正是：

堪恨申公多饒舌！

殷洪難免這災迤。

且說殷洪改了西周號色，打着商朝旗號，一日到了西岐，果見蘇侯大營，扎在城下。殷洪命龐弘去，命蘇侯來見。龐弘不知就裏，隨上馬到營前，大呼曰：殷殿下駕臨，令冀州侯去見。有探事馬報入中軍，啓君侯，營外有殷殿下兵到，傳令來，令君侯去見。蘇侯聽罷，沉吟曰：天子殿下，久已湮沒，如何又見殿下？況吾奉敕征討，身爲大將，誰敢令我去

見因分付旗門官：你且將來人令來。軍政司來令龐弘，龐弘隨至中軍。蘇侯見龐弘，生得兇惡，相貌蹊蹺，便問來者曰：你是那裏來的兵？是那個殿下，命你來至此？龐弘曰：此乃是二殿下之令，命末將來令老將軍蘇侯聽罷。沈吟曰：當時有殷郊、殷洪綁在絞頭樁上，被風刮不見了，那裏又有個二殿下殷洪也？傍有鄭倫啓曰：君侯聽稟。當時既有被風刮去之異，此時就有一個不可解之理；想必當時被那一位神仙收去，今見天下紛紛，刀兵四起，特來扶助家國，亦未可知。君侯且到他行營，看其真假，便知端的。蘇侯從其言，隨出大營，來至轅門，龐弘進營，回覆殷洪曰：蘇護在轅門等令。殷洪聽得，命左右令來。蘇侯、鄭倫至中軍行禮，欠身打躬曰：末將甲冑在身，不能全禮。請問殿下是成湯那一枝宗派？殷洪曰：孤乃當今嫡派次子殷洪。只因父王失政，把吾兄弟綁在絞頭樁上，欲待行刑，天不亡我，有海島高人將吾救拔，故今日下山，助你成功，又何必問我？鄭倫聽罷，以手加額曰：以今日之遇，正見社稷之福。殷洪令蘇護合兵一處。殷洪進營就問：連日可曾與武王會兵，以分勝負？蘇侯把前後大戰，一一說了一遍。殷洪在帳內，改換王服；次日，領衆將出營請戰。有報馬報入相府，啟丞相，外有殷殿下請戰。子牙曰：紂王乏嗣，焉得又有殿下提兵？旁有黃飛虎曰：當時殷郊、殷洪綁在絞頭樁上，被風刮

去，想必今日回來；末將認的他，待吾出去，便知真假。黃飛虎領令出城，有子黃天化壓陣。黃天祿、天爵父子五人，一齊出城。黃飛虎在坐騎上，見殷洪身穿王服，左右擺着龐劉荀畢四將；後有鄭倫爲左右護衛使，真是齊整。看殷洪出馬，怎見得，有詩爲證：

束髮金冠火焰生，連環鎧甲長征雲；紅袍上面團龍現，腰束擋兵走獸裙。

紫綬仙衣爲內襯，暗掛希奇水火鋒；拿人捉將陰陽鏡，腹內安藏秘五行。

坐下走陣逍遙馬，手提方天戟一根；龍鳳旛上書金字，紂王殿下見殷洪。

話說黃飛虎出馬，問曰：來者何人？殷洪離飛虎十有餘年，不想飛虎歸了西岐，一時也想不到。殷洪答曰：吾乃當今次殿下。殷洪是也。你是何人，敢行叛亂？今奉敕征西，早早下騎受縛，不必我費心。莫說西岐姜尚，乃崑崙門下之人；若是惱了我，連你西岐寸草不留，定行剿絕。黃飛虎聽說，答曰：殿下，吾非別人，乃開國武成王黃飛虎是也。殿下暗想：此處難道也有個黃飛虎？殷洪把馬一縱，搖戟來取。黃飛虎催神牛，手中鎗急架忙迎；牛馬相交，鎗戟並舉。這一場大戰，不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殷洪對師發誓，言猶在耳；申公豹浮言安得插入，況當日親見殺母，幾遭刑戮，豈得一日忘之哉？但申公豹之言，皆在天倫之極之處打轉，他不得不爲。

之轉念耳。此是赤精子失計較處。

又批：紂王惡貫盈，天心厭棄久矣。縱有孝子仁人，亦不能挽回愆尤。況如殷郊、殷洪二子者乎！

第六十回 馬元下山助殷洪

玄門久鍊紫真宮，暴虐無端性更殘；
五厭貪癡成惡孽，三花善果屬欺謾。
紂王帝業桑林晚，周武軍威瑞雪寒；
堪嘆馬元成佛去，西岐猶自怯心剋。
話說黃飛虎大戰殷洪，二騎交鋒，鎗戟上下。來往相交，約有二十回合。黃飛虎鎗法如風馳電掣，往來如飛，搶入懷中。殷洪招架不住，只見龐弘走馬來助。這壁廂黃天祿縱馬搖鎗，敵住龐弘。劉甫舞刀飛來，黃天爵也來接住廝殺。苟章見衆將助戰，也沖殺過來。黃天祥年方十四歲，大呼曰：少待吾來！鎗馬搶出，大戰苟章。畢環使錮走馬殺來，黃天化舉雙鎚接殺。且說殷洪敵不住黃飛虎，把鎗一掩就走。黃飛虎趕來，殷洪取出陰陽鏡，把白光一晃，黃飛虎滾下騎來，早被鄭倫殺出陣前，把黃飛虎搶將過去了。黃天化見父親墜騎，棄了畢環，趕來救父。殷洪見黃飛虎坐的是玉麒麟，知是道德之士，恐被他所算，忙取出鏡子如前一晃，黃天化跌下鞍韉，也被擒了。苟章欺黃天祥年幼，不

以爲意；被天祥一鎗正中左腿，敗回行營。殷洪一陣擒二將，掌得勝鼓回營。且說黃家父子五人出城，倒擒了兩個去，止剩三個回來，進相府泣報子牙。子牙大驚，問其原故。天爵言：將鏡子一晃，即便拿入，訴說一遍。子牙十分不悅，且言殷洪回至營中，令把擒來二將擡來。殷洪明明賣弄他的道術，把鏡子取出來，用紅的半邊一晃，黃家父子睜開二目，見身上已被繩索網住，及推至帳前，黃天化只氣得三尸神暴跳，七竅內生烟。黃飛虎曰：你不是二殿下。殷洪喝曰：你怎見得不是我？黃飛虎曰：你既是二殿下，你豈不認得我武成王黃飛虎？當年你可記得我在十里亭前放你，午門前救你？殷洪聽罷，呀的一聲，你原來就是大恩人黃將軍。殷洪忙下殿親解其縛，又令放了黃天化。殷洪曰：你爲何降周？飛虎欠身打躬曰：殿下在上，臣愧不可言。紂王無道，因欺臣妻，故此棄暗投明，歸投周主。況今三分天下，有二歸周，天下八百諸侯，無不臣服。紂王有十大罪，得罪天下；醜戮大臣，炮烙正士，剖賢人之心，殺妻戮子，荒淫不道，沈湎冒色，峻宇雕牆，廣興土木；天愁民怨，天下皆不願與之俱生，此殿下所知者也。今蒙殿下釋吾父子，乃莫大之恩。鄭倫在旁，急止之曰：殿下不可輕釋黃家父子，恐此一回去，又助惡爲釁，乞殿下察之。殷洪笑曰：黃將軍昔日救我弟兄二命，今日理當報之；今放過一次，二次擒

之，當正國法。叫左右取衣甲還他。殷洪曰：黃將軍今日之恩，吾已報過了，以後併無他說。再有相逢，幸爲留意，毋得自貽伊戚。黃飛虎感謝出營。正是：

昔日施恩今報德，

從來萬載不生塵。

且說殷洪放回黃家父子，回至城下，放進城來，到相府參見子牙。子牙大悅，問其故曰：將軍被獲，怎能得脫此厄？黃飛虎把上項事細說了一遍。子牙大喜，正所謂天相吉人，話說鄭倫見放了黃家父子，心中不悅，對殷洪曰：殿下這番再擒，切不可輕易處治他；前番被臣擒來，他又私自逃回，這次切宜斟酌。殷洪曰：他救我，我理當報他，料他也走不出吾之手。次日，殷洪領衆將來城下，坐名請子牙答話。探馬報入相府，子牙對諸門人曰：今日會殷洪，須是看他怎樣個鏡子。傳令排隊伍，炮聲響亮，旗旛招展，出城對子馬各分左右，諸門人鴈翅排開。殷洪在馬上，把畫戟指定言曰：姜尙爲何造反？你也會爲商臣，一旦辜恩，情殊可恨！子牙欠身曰：殿下此言差矣！爲君者當愛養百姓，聽納忠言，豈可暴虐無辜，使天下之人，流離失所，困頓顛連，各起怨叛之心？蓋因紂王無道，天愁民怨，天下皆與爲仇，天下皆叛之，豈西周故逆王命哉？今天下皆已歸周，殿下又何必逆天強爲？恐有後悔。殷洪大喝曰：誰與我把姜尙擒了！左隊內龐弘大叱一聲，走馬

滾臨陣前，用兩條銀裝鏑，沖殺過來；哪吒登風火輪，搖鎗戰住。劉甫出馬來戰，又有黃天化接住廝殺；畢環助戰，又有楊戩接住廝殺。且說蘇侯同子蘇全忠在轅門看殷洪走馬來戰子牙，姜子牙仗劍來迎。怎見得這場惡戰：

撲咚咚陳皮鼓响，血瀝瀝旗磨碌砂；檳榔馬上叫活拿，便把人參捉下。暗裏防風鬼箭，烏頭便撞飛抓；好殺只殺得那附子染黃沙，都爲那地黃天子駕。

話說兩家鑼鳴鼓响，驚天動地；喊殺之聲，地沸天翻。且說子牙同殷洪未及三四合，祭打神鞭來打殷洪，不知殷洪內襯紫綬仙衣，此鞭打在身上，只當不知。子牙忙收了打神鞭，哪吒戰住龐弘，忙祭起乾坤圈，一圈將龐弘打下馬，復打下一鎗刺殺。殷洪見刺殺龐弘，大叫曰：好匹夫！傷吾大將，棄了子牙，忙來戰哪吒。鎗戟並舉，殺在虎穴，卻說楊戩戰畢環，未及數合，楊戩放出哮天犬，將畢環咬了一口，畢環負疼，把頭一縮，措手不及，被楊戩復上一刀，可憐死於非命。二人俱進封神臺去了。殷洪戰住哪吒，忙取陰陽鏡，照着哪吒一晃；哪吒不知就裏，看見殷洪拿鏡子照他晃，不知哪吒乃蓮花化身，不是精血之體，怎的晃他得死。殷洪連晃數晃，全無應驗；殷洪着忙，只得又戰。彼時楊戩看見殷洪拿着陰陽鏡，慌忙對子牙曰：師叔快退後！殷洪拿的是陰陽鏡，方纔弟子見

打神鞭，雖打殷洪，不會着重，此必有暗寶護身；如今又將此寶來晃哪吒，幸哪吒非血肉之軀，自是無恙。子牙聽說，忙命鄧嬋玉暗助哪吒一石，以襄成功。嬋玉聽說，把馬一縱，將五光石拿在手中，望殷洪打來，正是：

發手石來真可羨，

殷洪怎免面皮青？

殷洪與哪吒大戰局中，不防鄧嬋玉一石打來，及至着傷，打得頭青眼腫，呵呀一聲，撥騎就走。哪吒刺斜裏一鎗，劈胸刺來，虧穿了紫綬仙衣，鎗尖也不會刺入分毫。哪吒大驚，不敢追襲。子牙掌得勝鼓進城。殷洪敗回大營，面上青腫，切齒深恨子牙若不報今日之仇，非大丈夫之所爲也！且說楊戩在銀安殿，啓子牙曰：「方才弟子臨陣，見殷洪所拿，實是陰陽鏡；今日若不是哪吒，定然壞了幾人。弟子往太華山去走一遭，見赤精子師伯，看他如何說？」子牙沉吟半晌，方許前去。楊戩離了西岐，借土遁到太華山來，隨風而至，來到高山，收了遁術，逕進雲霞洞來。赤精子見楊戩進洞，問曰：「楊戩，你到此有何說話？」楊戩行禮，口稱師伯，弟子來見，求借陰陽鏡，與姜師叔暫破商朝大將，隨卽奉上。赤精子曰：「前日殷洪帶下山去，我使他助子牙伐紂，難道他不說有寶在身？」楊戩曰：「弟子單爲殷洪而來。這殷洪不會歸周，如今反伐西岐，道人聽罷，頓足嘆曰：『吾錯用其人，』」

將一洞珍寶，盡付殷洪，豈知這畜生，反生禍亂。赤精子命楊戩你先回去，我隨後就至。楊戩辭了赤精子，借土遁回西岐，進相府來見子牙。子牙問曰：你往太華山，見你師伯如何說？楊戩曰：果是師伯的徒弟殷洪，師伯隨後就來。子牙心中焦悶，過了三日，門官報入：殿前赤精子老爺到了！子牙忙迎出府前，二人攜手上殿。赤精子曰：子牙公，貧道得罪，吾使殷洪下山，助你同進五關，使這畜生身歸故土，豈知負我之言，反生禍亂。子牙曰：道兄如何把陰陽鏡也付與他？赤精子曰：貧道將一洞珍寶，盡付與殷洪，恐防東進有礙，又把紫綬仙衣與他護身，可避刀兵水火之災。這孽障不知被何人唆使，中途改了念頭也罷，此時還未至大決裂，我明日使他進西岐贖罪便了。一宿不表。次日，赤精子出城，至營大呼曰：轅門將士，傳進去，着殷洪出來見我說話。殷洪自敗在營調養傷痕，切齒痛恨，欲報一石之仇，忽軍士報有一道人，坐名請千歲答話。殷洪不知是師父前來，隨卽上馬，帶劉甫苟章，一聲炮響，齊出轅門。殷洪看見是師父，便自置身無地，欠背打躬，口稱：師父，弟子殷洪，甲冑在身，不能全禮。赤精子曰：殷洪，你在洞中，怎樣對我講？你如今反伐西岐，是何道理？徒弟開口有願，出語受之；仔細四肢成爲飛灰也！好好下馬，隨吾進城，以贖前日之罪，庶免飛灰之禍；如不從我之言，那時大難臨身，悔無

及矣！殷洪曰：老師在上，容弟子一言告稟。殷洪乃紂王之子，怎的反助武王？古云：子不言父過。況敢從反叛而弑父哉？卽人神仙佛，不過先完綱常彝倫，方可言其冲舉。又云：未修仙道，先修人道。人道未完，仙道遠矣！且老師之教弟子，不論證佛成仙，亦無有教人有逆倫弑父之理也？因此奉告老師，老師當何以教我？赤精子笑曰：畜生！紂王逆倫滅紀，慘酷不道，殺害忠良，淫酗無忌；天之絕商久矣，故生武周，繼天立極；天心效順，百姓來從。你之助周，尙可延商家之脈。你若不聽吾言，這是大數已定，紂患貫盈，而遺疾於子孫也。可速速下馬懺悔往愆，吾當與你解釋此愆尤也。殷洪在馬上，正色言曰：老師請回，未有師尊教人以不忠不孝之事者。弟子實難從命。俟弟子倘能破了西岐逆賊，再來與老師請罪。赤精子大怒曰：畜生不聽師言，敢肆行如此！仗手中劍飛來直取殷洪，將戟架住，告曰：老師何苦深爲子牙，自害門弟？赤精子曰：武王乃是應運聖君，子牙是佐周名臣，子何得逆天而行橫暴乎？又把寶劍直砍來。殷洪又架劍，口稱：老師，我與你有師生之情，你如今自失骨肉，而動聲色，你我師生之情何在？若老師必執一偏之見，至動聲色，那時不便，可惜前情教弟子一場，成爲畫餅耳！道人大罵：負義匹夫，尙敢巧言。又一劍砍來。殷洪面紅火起，老師，你偏執已見，我讓你三次，以盡師禮。這一劍

吾不讓你了！赤精子大怒，又一劍砍來，殷洪發手赴面交還。正是：

師徒共戰掄劍戟，

悔卻當初救上山。

話說殷洪回手，與師父交兵，已是逆命於天。戰未及數合，殷洪把陰陽鏡拿出來，欲晃赤精子，赤精子見了，恐有差訛，借蹤地金光法走了。進西岐城來至相府，子牙接住問其詳細，赤精子從頭說了一遍。衆門人不服，俱說赤老師你太弱了！豈有徒弟與師尊對持之理？赤精子無言可對，納悶廳堂。且說殷洪見師父也逃遁了，其志益高，正在中軍與蘇侯共議破西岐之策，忽轅門軍士來報，有一道人求見。殷洪傳令請來，只見營外來一道人，身不滿八尺，面如瓜皮，獠牙巨口，身穿大紅，項上帶一串念珠，乃是人之頂骨，又掛一金鑲瓢，是半個人腦袋，眼耳鼻中冒出火焰，如頑蛇吐信一般。殷殿下同諸將觀之駭然。那道人上帳，稽首而言曰：那一位是殷殿下？殷洪答曰：吾是殷洪，不知老師是那座名山，何處洞府？今到小營，有何事分付？道人曰：吾乃骷髏山白骨洞，一氣仙馬元是也；遇申公豹請吾下山，助你一臂之力。殷洪大喜，請馬元上帳坐下，請問老師吃齋吃葷？道人曰：吾乃吃葷。殷洪傳令中軍治酒款待馬元。當日已過，次日馬元對殷洪曰：貧道既來相助，今日吾當會姜尚一會。殷洪感謝道人出營，至城下，只請姜子

牙答話。探馬報入相府。啓丞相。城外有一道人。請丞相答話。子牙曰。吾有三十六路征伐之厄。理當會他。傳令排隊伍出城。子牙隨帶衆將諸門人出得城來。只見對面來一道人。甚是凶惡。怎見得。有詩爲證：

髮似硃砂面如瓜。金睛凸暴冒紅霞。竅中吐出頑蛇信。上下斜生利刃牙。

大紅袍上雲光長。金花冠拴紫玉花。腰束麻絲太極扣。太阿寶劍手中拏。

封神榜上無名姓。他與西方是一家。

話說子牙至軍前問曰。道者何名。馬元答曰。吾乃一氣仙馬元是也。申公豹請吾下山來助殷洪。共破逆天大惡。姜尙休言你闡教高妙。吾特來擒汝。與截教吐氣。子牙曰。申公豹與吾有隙。殷洪誤聽彼言。有背師教。逆天行事。助極惡貫盈之主。反伐有道之君。道者既是高明。何得不順天從人。而反其所爲哉。馬元笑曰。殷洪乃紂王親子。反說他逆天行事。終不然。轉助爾等叛逆其君父。方是順天應人。姜尙還虧你是玉虛門人。自稱道德之士。據此看來。真是滿口胡言。無父無君之輩。我不誅你。更待何時。仗劍躍步砍來。子牙手中劍劈面交還。未及數合。子牙祭打神鞭打將來。馬元不是封神榜上人。被馬元看見。伸手接住鞭。收在豹皮囊裏。子牙大驚。正戰之間。忽一人走馬軍前。鳳翅

盔，金鎖甲，大紅袍，白玉帶，紫驊騮，大叱一聲：丞相吾來也！子牙看時，乃秦州運糧官猛虎大將軍武榮，因催糧至此，見城外廝殺，故來助戰。一馬沖至陣前，展刀大戰。馬元抵武榮這口刀不住，真若山崩地裂，漸漸筋力難持。馬元默念咒道：聲疾！忽腦後伸出一隻手來，五個指頭，好似五個冬瓜斗大，把武榮抓在空中，望下一摔，一腳踏住大腿，兩隻手撥住一隻腿，一撕兩塊，血滴滴取出心來，對定子牙衆周將門人，嚔啞嚔啞，嚔在肚裏，大呼曰：姜尙捉住你，也是這樣爲例？把衆將唬得魂不附體。馬元仗劍又來搦戰，土行孫大呼曰：馬元少待行惡，吾來也！輪開大棍，就打馬元。馬元及至看時，是一個矮子。馬元笑而問曰：你來做甚麼？土行孫曰：特來拿你！又是一棍打來。馬元大怒，好孽障！綽步撩衣把劍往下就劈，土行孫身子伶俐，展動棍，就勢已鑽在馬元身後，提着鐵棍，把馬元的大腿連腰，打了七八棍，把馬元打的骨軟筋酥，招架着實費力，怎禁得土行孫在穴道上打？馬元急了，念動真言，伸出那一隻神手，抓着土行孫望下一摔，馬元不知土行孫有地行道術，摔在地下，就不見了。馬元曰：想是摔狠了，怎麼這廝連影兒也不見了。正是：

馬元不識地行術，

尙疑雙眼認模糊。

且說鄧嬋玉在馬上，見馬元將土行孫摔不見了，只管在地上瞧；鄧嬋玉忙取五光石發手打來，馬元未曾提防，臉上被一石頭，只打的金光亂冒。阿呀一聲把臉一抹，大罵：「是何人暗算打我？」只見楊戩縱馬舞刀，直取馬元，馬元仗劍來戰楊戩。楊戩力勢疾如飛電，馬元架不住三尖刀，只得又念真言，復現那一隻神手，將楊戩抓在空中，往下一摔，也相撕武榮一般，把楊戩心肺取將出來，血滴滴吃了。馬元指子牙曰：「今日且饒你多活一夜，明日再來會你。」馬元回營，殷洪見馬元道術神奇，食人心肺，這等兇猛，心下甚是大悅，掌鼓回營，治酒與大小將校會飲。至初更時候不表。且說子牙進城至相府，自思今日見馬元這兇惡把人心活活的吃了；從來未曾見此等異人。楊戩雖是如此，不知吉凶，正是放心不下。却說馬元同殷殿下飲酒，至二更時分，只見馬元雙眉緊繃，汗流滿面。殷洪曰：「老師爲何如此？」馬元曰：「腹中有些疼痛。」鄭倫答曰：「想必吃了生人心，故此腹中作痛，吃些熱酒，沖一沖自然無事。」馬元命取熱酒來吃了，越吃越痛。馬元忽的大叫一聲，跌倒在地下亂滾，只叫疼殺我也！腹中骨碌碌的響。鄭倫曰：「老師腹中有響聲，請往後營方便方便，或者無事，也未可知。」馬元只得往後邊去了。豈知是楊戩用八九元功，變化騰挪之妙，將一粒奇丹，使馬元瀉了三日，瀉的馬元瘦了一半。且說楊

馮回西岐，來見子牙，備言前事。子牙大喜。楊戩對子牙曰：「弟子權將一粒丹，使馬元失其形神，喪其元氣，然後再做處治，諒他有六七日不能得出來會戰。正言之間，忽哪吒來報：文殊廣法天尊駕至。」子牙忙迎至銀安殿行禮畢，又見赤精子稽首坐下。文殊廣法天尊曰：「恭喜子牙公，金臺拜將，吉期將近。」子牙曰：「今殷洪背師言而助蘇護，征伐西岐，黎民不安。又有馬元凶頑肆虐，不才如坐針氈。」文殊廣法天尊曰：「子牙公，貧道因聞馬元來伐西岐，恐誤你三月十五日拜將之辰，故此來收馬元。」子牙公可以放心。子牙大喜道：「得道兄相助，姜尚幸甚！國家幸甚！但不知用何策治之？」天尊附子牙耳曰：「如要收伏馬元，須是如此如此。」子牙忙令楊戩領法旨，楊戩得令自去策應。正是：

馬元今入牢籠計，

可見西方有聖人。

話說子牙當日申牌時分，騎四不相，單人獨騎，在商營轅門外，若探望樣子，用劍指東畫西；只見巡哨探馬報入中軍曰：「啟殿下，姜子牙獨自一個，在營前探聽消息。」殷洪問馬元曰：「老師，此人今日如此模樣，探我行營，有何奸計？」馬元曰：「前日誤被楊戩這廝中其奸計，使貧道有失形之累，待吾走去擒來，方消吾恨。」馬元出營，見子牙怒起，大叫：「姜尚不要走，吾來了！」綽步上前，仗劍來取子牙。子牙忙用劍相還，步獸相交，未及數合，子

牙撥騎敗走，馬元只要拿姜子牙的心重，怎肯輕放，隨後趕來。不知馬元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總批：殷洪惡戰苦爭，俱是替紂王添擔子，愈顯其父惡蹟，真可稱父作子述。
又批：馬元惡煞也，西方竟收去成佛。予嘗曰：和尚道人心最毒。今觀此可見成佛的，俱要惡人。予友聞此言，深爲予折辨。予因笑謂之曰：兄何執迷太甚！彼經卷有云：殺豬王棄屠刀，立地成佛。斯言豈是誑言？屠戶可見善信。予友不覺大笑。

上海文書局發行

各種尺牘

最新分類尺牘大觀 甲乙
 最新分類尺牘大全 洋裝
 最新政界尺牘大觀 平裝
 新教育尺牘教本
 普通應用尺牘教本
 商業應用尺牘教本
 女子應用尺牘教本
 古艷尺牘
 古艷尺牘續編
 尺牘句解
 寫信必讀
 曾文正家書
 工人寫信法
 普通寫信法
 通俗寫信法
 應用寫信法
 學生寫信法
 適用寫信法
 商界白話尺牘
 白話女子尺牘
 白話女子尺牘
 白話女子尺牘

二册	一册	二册	一册	二册	四册	一册	八册	四册	四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二册	二册	一册	二册	十一册	十二册	十六册
三角五分	三角	四角	四角	二角	一元	三角五分	八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三角	二角	四角	四角	二角	七角	一元	一元	二元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上海文書局發行

三十大家尺牘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欲求文章優美當讀古文欲求尺牘超羣亦當讀古人之尺牘讀古人之尺牘不獨知其尺牘之體例兼可通文章之家法本局有見及此特選唐宋明清近代人之著名者共三十家分編三輯分列於後

唐宋十大家尺牘

十二册 一元二角

- | | | | | | | | | | |
|-------|-------|-------|-------|--------|-------|-------|-------|-------|-------|
| 韓昌黎尺牘 | 柳柳州尺牘 | 歐陽修尺牘 | 蘇老泉尺牘 | 司馬溫公尺牘 | 王臨川尺牘 | 曾南豐尺牘 | 蘇東坡尺牘 | 黃山谷尺牘 | 呂東萊尺牘 |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二册 | 一册 | 一册 | 二册 | 二册 | 二册 |

明清十大家尺牘

十二册 一元三角

- | | | | | | | | | | |
|-------|-------|-------|-------|-------|-------|-------|-------|-------|-------|
| 王陽明尺牘 | 顧亭林尺牘 | 侯朝宗尺牘 | 姚惜抱尺牘 | 吳穀人尺牘 | 錢牧齋尺牘 | 尤西堂尺牘 | 方望溪尺牘 | 歸震川尺牘 | 王弢園尺牘 |
| 一册 | 二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二册 | 一册 | 二册 | 二册 | 二册 |

近代十大家尺牘

十册 一元三角

- | | | | | | | | | | |
|-------|-------|-------|-------|-------|-------|-------|-------|-------|-------|
| 曾滌生尺牘 | 俞曲園尺牘 | 吳摯甫尺牘 | 王益吾尺牘 | 王壬秋尺牘 | 樊樊山尺牘 | 康南海尺牘 | 林長蘅尺牘 | 章太炎尺牘 | 梁任公尺牘 |
| 一册 | 一册 | 二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8837B

